

FEB 1934

第
六
期

談

日

十

山
居
圖



D E C A M E R O N

•角一洋大份每•

館圖北
藏書
NO. 6

日十三月九年二十—國民華中



牌子最早

出品最好

信譽最老

地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號
 九一三三一號
 九一三三四號
 電報 二二二二號

上海華豐印刷鑄字所

TELGE & SCHROETER

S H A N G H A I

本行機器部常備各種現貨機器陳列樣子間備客選購對於印刷廠鐵工廠各項機器尤夥常駐專門工程師代客言劃各項實業工廠如蒙惠顧詢問無不詳答

號二一二路川四海上

行洋來泰商德

號九〇七三一話電



萬金油

能除百樣病

夏令必備之妙藥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製堂安永標虎

號五九五路波甯行分海上

新聞記者之資格

日前申報記者部君，為內政部長余明長，於中宣會招待首都報界席上，發言中國新聞記者專以營利挾為目的，不配修談言論自由，因是引起多數記者之憤慨，而都君亦同其憤慨，著為社評，力言余某之罪該萬死，若余某者，身為內政部長，對於報界之如此腐敗，而不加取締，徒發空言，實自取其辱也。新聞記者如果是如此不法，內政部應嚴厲監視懲處，以安平民，以安社稷，因為他們的營利要挾，必是對於無勢無力的平民而施，其為害社會甚大。今不取締處罰，必因有所顧忌，在欺壓平民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似不應互相詆毀，則余某之罪，誠不可恕。罷斥可也，處罰可也，若記者神通如何耳，至於都君後文論及記者應具之資格，謂『報紙為社會之公器。而新聞記者為主持報紙之中心。新聞記者因應求充分之知識與才具。新聞記者尤須有健全之人格與操守。其所負之使命既大。其所取之步調彌艱。其行動既足以移轉社會之視聽。其影響亦常能左右習俗之變遷。新聞記者若不守社會之尊重。即報紙失其誘導之效能。』云云，實屬至言，沒一句不是冠冕堂皇的官話，是值得大吹大擂奏樂放炮的，這是無可疵議的理論。可惜事實於理論往往不能洽致，理應如此而事實偏不如此者，天下儘多有之。試問新聞記者果能人人有充分之知識與才具乎，果能人人有健全之人格與操守乎，即以吾鄉之一小報論，有通訊員徐小毛者，專以通訊稿為要挾，向人索借三五元乃至小洋數角不等，否則即將捏造事實之通訊發表，彼人當亦自謂為高尚之新聞記者也。都君試問：心自問，能保證全中國之新聞記者盡合於都君所揭之理想乎？吾知其嘩然失笑，無以應也。

毛筆重光

自歐風東漸以還，日常用品，亦被舶來之機製品所占取，即如文具中之筆，亦由外來之鉛筆鋼筆代位，而摩登少年少女，即不能振筆作字者，亦喜佩帶一漂亮之自來水筆

以為裝飾焉。此即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之徵，而關心國家大勢之君子，必憂心如焚的。今得兩廣有提倡毛筆之舉，不可不加表彰。廣州訊，此間當道現謀抵制外國文具之侵略，蓋以中國學生現皆喜用鉛筆及自來墨水筆，查自來墨水筆每年輸入廣州者，達六十萬元之巨，而中國舊有之毛筆，則幾成廢物，教育當道皆引以為憾，現謀請省政府取締自來墨水筆，並請令學生寫漢文必用毛筆，聞桂省教育當道亦注意及此，查桂省學生用外造鉛筆者佔百分之六十，用自來墨水筆者佔百分之二十八，而用中國毛筆者僅及百分之十二，故當道現議定辦法兩條：(一)學校當局須禁止學生除寫洋文外施用鉛筆鋼筆及自來墨水筆，(二)漢文信件單具及一切公文皆須用中國紙而以毛筆書之，(二十二日路透電)

廣州本來是先承接歐風之地，開化比較最早，現在覺悟，大約也最早，前次全國教育會議中提出讀經案等計劃，對於毛筆云云，現在也還有讀經等計劃，對於毛筆云云，無怪其然也。此決非因為要抵制外國文具的侵略之故，外國倘使進了毛筆輸入，同樣可以歡迎的，路透社電報往往如此指鹿為馬，對於廣州教育當局缺少理解，可慨也。

整頓市政之毅力

南京訊，京市新住宅區二十一日開工，實行徵收地畝，每畝給價六元七角八分，原業主及住民有不允者勢極洶湧，市長石瑛。警廳長陳璋。工務局長侯家源。率警前往彈壓，認為指使鄉民搗亂者，將嚴厲懲辦。由此可見南京市之努力於整頓市政，夫南京現為中國之首都，國家體面及觀瞻之所係，既有中山陵之偉大建築，尤不可不有美觀清潔之市街，以資媲美，而收相得益彰之功效。按土地一項，本為國家所有，暫時由人民執管而已，故市當局的徵收地畝，亦極合法，其每畝給價六元至八元，已可謂仁至義盡之辦法，雖市價每畝可有六七百元至數千元，但因土地本為國家所有，其利得亦應屬於國家，原業主及住民等之不滿意，實緣太缺

乏愛國思想。若使鄉民故意搗亂，妨害市的行政，定非嚴辦不可。頂好將原有住民，全體流放到邊遠區域而沒收其土地，乾乾脆脆，一定不會有什麼反抗了。凡此糾紛，皆因教育不佳之故，倘教育得人民均富於愛國思想，定可使大家全將土地雙手奉獻，將不勞市長局長們勞碌的。新中國之建設，乎此種糾紛一定非凡之多，但具有毅力如市政當局者，實不多觀也。

何必人道

南京金陵兵工廠廿一日午在雨花台試炮，一彈飛至東下溝爆炸，炸倒兩童，一名徐大元，十二歲，彈自腦入，腦殼炸開，勢已不救，一名張小山，十一歲，兩臂炸斷，家屬昇送家中，一面向廠中交涉尚無結果，晚報社評此案謂，如此重事，縣公安局驗屍後，僅以聽候辦理四字官話敷衍，致受傷者無力送醫回家中待死，情極淒絕，殊非人道云。晚報記者，一定是個不通世故的理想家，和砲彈可以講人道，誰曾聽見過？倘使可以，一二八之役日本飛機何必在開北下彈？我們現在是要砲彈的，因為有了砲彈，才可以對付人家的砲彈。我們的兵工廠很少，軍火大都從外國買來，每年費錢也不少。現在金陵兵工廠居然能造砲彈，而且具有炸死炸傷的能力，是十分可喜的。現在既能炸死炸傷子，等砲彈長大起來必能炸死大人，如此敵人槍來，我們可以砲去了，豈不快哉。而且砲彈不炸放手，較楚有已大有進步，將來可以打敵軍，是不成問題的，至於炸二孩，也是那孩子命中所遭，不涉敵中之事，不信可去問王瞎子，叫他把他二孩子的八字一推算，必然可證此說之不謬。事實如此，不必多辨來。善後之計，請三個和尚唸一天經，超度超度可也。

王八且風潮

大學是神聖之地，教授是高貴的人，教授而姓王可也，天下教授之姓王者多矣，教授姓王而名八且，則不可，因王八且實為忘八之蛋，蘇州人所謂滾爾滾爾蛋也，學生

目錄

封面——山居圖 光宇
十日談——新聞記者之資格——毛筆重光——整頓市政之毅力——王八且風潮——人渣問題
論公開秘密 登凡
廢登寓話 可
外論——談提倡國粹——白銀
吐氣——孤憤的藝術
民族復興的地理與歷史觀 葉秋原
一個律師的自白 否人
許欽文日記 登凡
文壇畫虎錄 忍之
談外國大學 楊天南
中國電影的前途 涵美
不知所云的孫山歷史 章克標
東京大地震之回憶 吳家盛
廣州通信 家械
陸氏血案
給未婚夫的第六封信
王造時先生來信並答
編輯室談話

定報價目

每份大洋一角
國內 全年三元 半年一元六角
國外 全年四元五角 半年二元四角
郵費在內

廣告價目

甲種 每方寸洋一元五角
乙種 每方寸洋一元二角
丙種 每方寸洋一元

之遂教授者，蓋多有之。呼之爲王八且，則未之前聞，有之自北洋大學始。

天津訊，北洋工學院一年級生九十六人，係東北籍，少數係貧寒子弟，曾要求免繳學費不准，最近因微積分課本係一八零零年出版太舊，要求換新課本，當局無明白答覆，十八晨學生謁院長，適開九一八紀念會，校役不允通報，學生推代表闖入，總務長雷保華罵學生滾出去，學生大譁，非令雷道歉不可，經人調解，定十八日下午三時雙方在禮堂見面，雷不允道歉，旋又否認罵人，學生謂汝能盟誓乎，雷即高聲曰，我如罵人，我是王八且，學生遂喧嘩呼王八且不已，雷羞憤辭職，院長李書田電部請示，二十一日晨六時接覆電，着將一年級生全體開革，李即刻請公安局派保安隊二百名強迫學生離校，學生未抵抗即離校，但在校外未散，其他年級同學，擬要求當局准予悔過回校，向雷道歉，未識能否辦到，迄二十一晚，保安隊未撤退。

此種王八且風潮，竟鬧到這不可收拾的地步，誠屬滑天下大稽者也。學生之囂張跋扈，於是可見，教授之含冤莫白，誠屬可憐也，雷教授不過說學生滾出去耳，學生乃以王八且報之，其目無師長，不讓尊卑，必屬反動派其匪之流，不立加處罰，治以賄近反動之罪，只給一個總退學的處，學校當局還算和平的懦弱的。至要求免繳學費，天下豈有此理，微積分課本問題，尤屬滑稽，按微積分分學於一六六〇年頃，始爲雷白尼及牛頓二氏所發明，而一八〇〇年出版之課本距今亦不過百餘年，我們常讀四千年前之論語左傳等古書，百年前之算學又何妨，學生學刀既淺安能知課本之好壞，而有所要求，學風之類，於此證之。

人渣問題

關於人渣的名辭，很有人關心，本期登凡先生特爲解釋（見第六頁），顯見其中並無惡意，記者甚願人而爲人，渣亦無妨。大凡中國之患，即在人才太多，而人渣恐人太少，即以當今之世，須唱尊論，頌拜傻瓜，一切事都切實地下笨工夫做，中國才有復興之日，爲什麼大家都喜歡做人才才聽敵人呢？

論公開的秘密

壹凡

秘密應得是秘密的，倘使是公開的，便應得不是秘密。這可無庸說明，說明了反而使人奇怪，秘密二字即含有並不公開之意，說世間有所謂公開的秘密，似乎不合事理得可笑。但事實上實際有這公開的秘密。

把眼前頂淺近的事說吧，我們這幾天仰望望月，想到了月到中秋分外明的詩句，覺得果然不錯，這是人人可以感到的，但只有詩人能說出來，等詩人說過之後，凡人才覺得果然不錯，那麼在詩人未說以前，這却是一種秘密，而這秘密是公開着的，因爲人人都看見月，看見月的特別光明，可是說不出來，一定要詩人纔能道出那種令人感嘆不置的名句，所以詩人是天才，是天才纔能窺破這公開的秘密。

天地間的至理，大概都很明白地存在，要看出這至理而不附加歪曲的，實在很少，這就是秘密雖然公開着，而能探知的人却很少，就因爲世間天才並不多，而天才之所以可貴，也因其不很多。惟其如此，公開的秘密，還成其爲秘密，即使牠原是公開的，也不妨其爲秘密，否則盡人皆知，全屬公開，那裏還談得到秘密。

在人事界中，也存在着許多公開的秘密，這也是人人可以看見，一經有人指明時，大家都會覺得果然不錯的。

此種公開的秘密，仍舊可以是秘密，因爲即使公開，而仍不失其固有之秘密性，如吏治的不澄清方面，請托賄賂勿結營私，是誰都明白的事實，但是沒有一個人說出口來，無疑，那仍是秘密。即使像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爲沒有人敢起來指摘，秘密性毫未消失，仍舊是一種秘密，即公開的秘密。

在這裏可以知道，公開的秘密是公開的，同時是秘密的，再舉一例說明文，如有某女士爲交際之花行賣淫之實，這因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當然會鬧得公衆週知，但這不能是公開而只能是公開的秘密，你倘使毫不客氣地說他賣淫，便有犯誹謗罪之實際，而給人造成控訴的藉口。所以公開的秘密，是事實明白，而不能公開者也。

由此可以知道，公開的秘密是一種人造的秘密，一種掩耳盜鈴的秘密，這裏面包含着一種令人窒息的勢力，使路人側目而視，敢怒而不敢言。倘使有人敢從正面指摘，那就表示他的不畏強暴，十足是個勇士。

唐明皇寵愛楊貴妃時誰敢說楊家一句壞話，誰敢說明皇的沈湎於酒色，終於造成了安史之亂。因爲沒有敢揭破這公開秘密的暗幕的人，可見世上盡是無用之人，社會的如何孱弱，也給暴露無餘了。

那麼，揭穿這公開秘密的，打破這公開秘密的，不是天才就是勇士了。歌功頌德的文人學士，都是精巧的針織家，他們會織成深重的帷幕，而使秘密益加成爲秘密，因之，要揭破秘密者，得先揭去此重帷幕，這所以近時有文人之爭鬧出現也，但一鬧而把目的妄却，變成混戰一場，却是可惜的，原因怕在於他們不是勇士，也不是天才，不認得公開的秘密，或衷心仍怕這公開秘密所具有特別的勢力。

世界各國的汲汲準備二次大戰，不是公開的秘密嗎？但不許人主張解散國際聯盟，廢止軍縮會議，又不許反戰非戰團體之活動，此即公開秘密之所以是公開秘密也。東村王寡婦偷漢，也還怕人公然的指摘，這是真的秘密，倘使他的姘夫是地方紅人而怕人敢來說她，那才是公開的秘密。公開秘密證明那裏有集團的惡毒勢力。要把這毛病革除，却要化些工夫的。

摩登寓話

可可

羊和獅子

羊對獅子說：「你是很會戰鬥的猛獸，可是人們要用了棍棒來打你，我抱了無抵抗主義，人也不想起來捕獵我的。」

獅子回答說：「因爲沒有這個必要啊？他們可以飼養我的。」

失望

不住追逐着自己的尾巴的一匹狗，停止了追求而略作休息，卷曲了身體而睡下。這時尾巴已切近到口邊來了。狠心去咬一口，覺得痛，就放脫。狗嘆息道：「追求真個比獲得愉快得多。」

罪人的不滿

對罪人下了判決之後，法官對他有一番說教。罪人聽了的話頭說：「老爺我想請你判個十年監禁。」

「什麼？法官吃驚地：「我只判你三年徒刑。」

「是的，」罪人說：「三年的徒刑和這一番的說教，實在要請你把那說教口下超生。」

政治家

一個出席於商會的政治家，要求發言，但被以他和商業全無關係的理由拒絕。這時，有一人，商會老會員喊道：

「主席，這個拒絕是沒有理由的，這位先生和商業很有關係，因爲他自己已是一件商品。」

公平的裁判者

二狗奪一骨頭，久不能決勝敗，便去請一羊調解，羊靜聽了雙方所說的話之後，把兩骨頭投入池下去了。

「爲什麼這樣辦？」二狗問。

「爲什麼？」羊回答說：「因爲我吃素菜主義者。」

優生學的討論

一人有一優良的雄狗，煞費苦心去尋其種的母雌狗，使相配合而產其小幼。這人一時和女傭搭上手，把女傭娶爲妻，其後生出來的小狗都是愚笨不堪。「啊真是弄壞了。」他看了這慘淡的結果而嘆息道，倘若優選狗的對手的用心，也就不會有這樣的結果了。

「唔怎樣的。」在傍邊的狗說，「的確我的小孩和你的大不相同，可是也並不全是因爲母親之故，第一你和我也有點不相同。」

陳炯明身後蕭條

秋

大晚報九月廿九日香港電，陳炯明今晨九時在港加路連道葉舉宅逝世，明日殯，係因患痰疾。身後蕭條。

無意中在報上看見了這條新聞，有許多朋友都很替陳炯明可惜——可惜他固識大義，甘為叛逆，否則革命成功之後，不也可以擺高官，食厚祿，坐飛機，居洋房，擁抱著嬌妻美妾，高興便跑到廬山避暑，沒病也儘管西湖養病，何等逍遙浪蕩，浪蕩逍遙，何至於窮無所歸，鬱鬱而死呢？更可惜他不死於致力革命之時，而死於中途變節之後，否則蓋棺論定，便夠不上國葬的分兒，總也可以在海灘費一萬元或三五千元之外，再來一個從優議恤，何至於身後蕭條，不堪回首呢？從以上兩點看來咱們武裝同志，因何所樂而為軍閥，更何所不樂而不革命軍人呢！

我以為像陳炯明這種大逆不道的軍閥死有餘辜，原是可憐不足惜，不過我很可惜的覺可惜這身後蕭條四個字給陳炯明點污了清白，本來，身後蕭條是和武人絕對不發生任何關係的，試看，民國二十餘年以來，許多兵頭兒那一個不腰纏萬貫，坐擁著幾千萬幾百萬的鉅資，至於幾十萬的數目的更是渺乎其小，不足為奇了，所以他們不死便能，死後馬上妻妾爭訟，子女分家，何等哀榮，何等熱鬧，怎麼談得上身後蕭條，這一向祇是咱們清苦文人的專利品，於今竟會加在貪婪無厭的武人身上，不能不說是一種異數，使人拍案驚奇的了。但似這般清高的好名詞，始終沒福和革命軍人親近，偏與叛逆軍閥陳炯明結不解之緣，好比一朵鮮花插在牛矢上，未免太可惜了，記得有人對我說過『陳炯明雖然是個渾小子，却也有件美德，就是

不愛錢，這確是現代軍人難得的事，北方就祇有一個吳佩孚，可惜這兩個人都是反革命的軍閥。然而我向來最反對這句話，錢是人都愛的，不愛錢就是不近人情，凡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好惡，而且『貪財好色英雄事』不貪財，不好色，就不成爲英雄！岳飛也祇希望『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可見武官只要不惜死好了，愛錢是奉旨不成問題的，陳炯明不愛錢，造成其爲反革命，造成其爲大好惡，身後蕭條，本屬咎有應得，有什麼希罕，有什麼可惜，我們革命軍人，千萬不要學他這個呆鳥，徒然自討苦吃！

生殖器與政治

曾迭

若干年前，盛行過一句話，叫做『生殖器政府』，這是說一個政府局面的組織，是繫維在生殖器上面。

『生殖器政府』並不是一個泊來的名詞，也並不見于政治經濟大辭典之類的書本內，也決不是一種什麼主義，像布爾塞維克，法西斯一樣，布爾塞維克是失敗了，法西斯也未必會成功——因為究竟有沒有這組織我還不知道——中國人是最喜歡搬外國主義來試驗，但是一樣也不成功，可見生吞活剝的外國名詞是與中國無緣而名不見經傳的。『生殖器政府主義』倒可以維持若干年的壽命，比好政府主義要好得多。

說起生殖器政府主義，在中國歷史史上是不少記述，書不勝書，帝王內戚之喜歡弄弄政權者代有名人，楊國忠之類尤其婦孺皆知，傳爲美談，『姊妹弟兄皆列士』豈不要傳誦人口，令人豔羨不置呢，不過生殖器不發生作用的太監有時也會弄權，那是例外之例外了。

報載哈瓦斯九月東京通信日本皇后近來

懷娠，將于明年一月分娩，上月二十四日宮中以一孕婦用之特製腰帶，長約四公尺，獻于皇后，按此爲古代相沿之儀式，現仍奉行勿替，至所以擇於八月二十四日者，則以日本歷書係按九宮星宿推算，八月二十四日爲『犬日』，犬多產子，故以犬日爲大吉之日，且皇后已產有數女，而未得一男，舉國臣民，殷殷盼望儲君之誕生，而日本向例，天皇未得儲君以前，皇弟等，未便生產，故明年日若仍產女，不僅全國臣民爲之沮喪，即皇弟等亦莫不失望，甚且有釀成政治紛擾之虞，蓋去年日本政局，曾因此發生若干糾紛，明治天皇之樞密大臣田中氏，因今皇尚無儲君，特向皇室近侍臣提出攻訐，謂近侍不善遴選皇后，及皇弟之妃，應負其咎云云，此項攻訐，曾轟動一時，聞其目的，實在排斥皇室重臣三人，其中內大臣牧野伯爵，因反對反動派之活動，尤爲衆矢之的，嗣因皇室二重臣井木與關屋二人，允於最近期內辭職，後經實行更換，其事乃疑，惟牧野伯爵，則迄今仍任原職焉。

生男育女自然是生殖器的作用，只能生女不生男，尤其是與生殖器有關，爲了不能生男而致引起政潮，在中國看來，雖然算不得千古奇聞而是古已有之的史實，可是我們一加研究却也有不同之點：日本人與中國人雖然都有生殖器與政治發生關連的事實。但是日本人會因此而引起政治上的軒然大波而中國人有時反而能因此而繁維政治的局面；日本人的生殖器與政治是直接的簡單的，上面的新聞就是個例子。中國人的生殖器與政治是間接的複雜的，譬如：姊夫做了局長『舅爺或是準舅爺』就非做會計科長不可。

談「提倡國粹」

不子

上月中國府有一個命令，大意是說：『一切司法文件如訴狀，判決書等一律須用白話文』過幾天上海律師公會常務會議議決內有一項是，『請求國府撤銷該項命令』等委起草聲請書，

從前，現在也許還有，審案子的，青天大老爺們，高興起來做一篇駢四驪六的判詞

，傳誦一時，上半年一榕華女誘姦洋男案內的起訴狀，也有對仗工整的排句，（據說該大律師是有名詞藻家×××的令郎，當有乃父遺毒，）關係人家的身命財產名譽的事體，來賣弄文章，固然是罪屬可殺，要將『爲惡意虐待不堪同居狀請離婚事……』是特狀請鈞院准予離婚實爲德便』等句子，改成『爲了被告（白話文的主格似以有爲好）不懷着好意，來虐待我（資格又是省不了），我不能再忍耐着和他同居，寫訴狀，來請求離婚的事體……』所以寫這張訴狀來請求法院准許我們倆離婚，實在是一樁公德給我便利。又與『留聲機』變成『一個磨光墨色的圓圈，中畫一隻狗在一個喇叭前』有異曲同工之妙。我覺得國文的體裁，白話比文言好，是無疑問的，可是，公文程式的體裁，自有一萬古不泯的優點『爲……事』等因『奉此』內閣』等套頭和成句，都有簡單明瞭，準確的寓意，並且是很通俗的，或者國府命令的命意是指訴狀或判決書中的臚述的事實和陳列裏面的部分而言。則上海律師公會的議決案我認爲多事了，茲舉一例爲證：

全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議決：『全國運動會開會時，各種競賽，裁判及發令一律須用國語，如裁判員及與賽員有用外國語者一經查出，當分別處罰。』

一般體育家覺得有抗議的念頭，可是題目正大，設法表示異議，華南選手一定更感覺困難，我也會打幾下網球，當初也這樣想，本刊第四期『網球』一篇中也滿嵌着 set 等字樣，新近參加湖北省預選會時，那做網球裁判員的某君，執行裁判時居然完全外國話，高呼十五對零（Fifteen love）四十對三十（Forty thirty）平等（Dence）平等一對另（advantage to the Server）平等一對另（advantage to the Striker）第三局完了，二對一陳勝，（Game 2-1, Chen leading）第一盤完了六對二，陳勝（Set 6-2）in favor of Chen）錯球（Fault）好球（Good Ball）出界（outside）等短句却也進行順利，與賽員毫不感覺有不便，不妥或不明瞭的地方雖然覺得刺耳些，所以現在我敢說，全運籌委會這

一個通告，是一格應有的，應改正的，而且是可以「行」的事至以這一類的術語，譯得「真」達「力」否固然有可以商榷的餘地，慣常了，也就視為「天經地義」通行無阻，決不決書內沒有標點，的確有上下句借讀，意義含混，給誤根以舞文弄墨的機會，種種的弊端，用白話文，加新式標點，原是良藥，醫癩疾打六〇六，一打就好，可是與打花柳病的六〇六有成分厚薄之別，醫生打針用藥要有分寸。

國府的命令，全運籌委會的議決案；都有「以資提倡國粹」句「須用白話文」句「須用國語」是否就是一提倡國粹及國府命令是文言體等問題，似屬節外生枝，非本文所宜談。（編者按行政命令非司法文件不可同日而語）

白眼吐氣

開鶴

飛行家孫桐崗先生，努力提倡航空救國，不遺餘力。創成了全國航空記錄不算，再作全國飛行之壯舉，壯者！孫先生。

昨天，我佇立以待，極目力窺頭上之蒼蒼青天，心願孫先生安然從速立即駕霧而至，低微的老百姓本沒有入機場歡迎的資格，於是站在我家屋頂的晒台上，把牠暫作我個人的歡迎台。

在十一時三刻那時候，固然有機自東北來者，那是我一心認定牠為我所久仰的孫先生的飛機，於是我高興雙手，大搖大跳，嘴裏拉直嗓子喊，想向這遠隔不知幾多高空的孫先生表示敬意，

誠然！孫先生有靈，他是會意了，因為牠掠我頂而過也。

可惜！歡迎以後，接着就是歡送，遙望牠嗚嗚然！頭也不回，遠了，更遠了，細小得像一頭小燕，最後給白雲遮了，於是我的歡迎的心也跟着變為傷別。

過後！閱報，證明我固然目力不差，於是我私心竊喜，昨日表示敬意的狂舉，並沒有落空，可是接着却是便傷兒上心來，因為這樣敬重地細心把報讀下去，發現了一段要人所致的歡迎詞，詞中的意思，總是老套地說：

「中國航空人才缺乏，民間對航空事業太沒興趣。要人們喊着，士大夫幫忙宣傳，於是乎，這幾句話聽得老熟，因為熟，於是覺得有點刺耳，可是事實的確使人憤鬱的，你看，他們喊着，可以說永久是喊，事實他僅僅於喊，他們是否替喊的緣由想上點實際的辦法？那祇有喊的人自己知道，想吧。這樣的喊，航空人才幾時會喊得普及？民間航空與也趣凡時會喊得蓬勃？」

航空學校招生的廣告登得整天價響，於是乎急急地附郵索章，滿念這次機會難得，定當努力預備，好好地考牠一下。

誠然！章程有求必應的飛至了，打開從頭看去，好極，有讀書實習，有吃，有住，還有津貼。驗身體，不在乎。試題多，是應得的。

哦哦！好極！準定來一下，滿心說不出的喜歡，可是兜上來又是一盆冷水！

「哼我『保人』！怕我們開了飛機逃走，而且平常的『保人』不要！」

文職！「薦任」以上或已立案之大學及高級中學，武職「少校」「以上」？

窮小子，認不得薦任官，同高級學府的巨頭，少校以上的將軍老爺更請不到。

於是祇有二眼一白，吐口怨氣，了之。不過，我想：好在像我這樣白眼吐氣的青年，決不會單我一個，

說句不中聽的話，假設孫先生的令兄不是師長，而是跟我們一樣潦倒的，那末，孫先生替國人增光的天才，從何發展，難道不埋沒於草野嗎？

最後，我附帶的要請問一聲，這樣指定的保人，是否含有階級觀念？

抓癢的藝術

曾子曰

現代的詩歌中，居然有把異類引為無上的友好的；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然而倒還有「以人」之人在，即大失「聖人之道」，實在無可「諷解」。

蚤稱吸血動物，可見異類以外；又加上吸血的罪名，實在不容人類的一寬百寬；因為除了加以蚤的「嚴辦」以外，又無如何妙策可以使蚤不撲而滅！何況還有人在背後為蚤辯護呢？

我們知道蚤是一種大夫禮貌的東西，由頭部而至尾部，是無法可以不使他在赤裸裸的皮膚上溜着。你若討厭它的無狀！你想用手迅速的抓住它，可是衣服阻擋你的去路！你還會怎樣呢？所以以你想它抓它一個個痛快，倒不如你想如何抓癢，使你的皮膚不至於那樣的難堪。

那麼：以下就是抓癢的藝術了，你第一要對抓癢下一番功夫，到了有相當的技術的時候，你還須實驗各門法中人最健捷而稱靈著的一法，以資作你應付裕如的殺敵良策。以作者的經驗及五六年興趣的觀察，有下面搔癢術：

(一)空城之計策 此處所為空城，並不是指脫的赤條條在棉被上大滾而特滾，卻指的是被蚤一吸血之後，便悄悄的用五指伸到衣服內去，一抓兩抓；倘若蚤去之未遠，且還有捲土重來之算，那麼捉之非不易了。上面的方策一即快在悄無聲中殺癢，較之大吹大捕，結果癢且殺之無方者為上上。一即快在或能一捉奸賊，比之大吹送盜，當較為上智也。

(二)輕重之功夫 倘若抓之輕重，不在意地的任性胡為，即一經大抓之後，非但鮮血淋漓！且有滿身膏貼之慮。因為蚤的吸血，固然管不管抓你在你，但他在吸血之後要你癢，却是萬難不承認的道理！故此他兩一咬，東一咬，你便大發大怒，亂搔重抓，於是滿身鮮血淋漓，就必要了，這樣你不能不注意你的抓之輕重問題，第一，要使抓過之後不癢，不過重；而身大為心爽。第二：要在未抓之前，提心吊膽，看看可以輕抓抑是重抓？不然的話：一經魯莽從事，便勢成騎虎，不容易下台了。

(三)可否下手 末了，是可否下手的問題？我們固然不能如那蘇，人掌我之左頰；我必再給人以右頰而掌之，但所抓之肉，究竟還是已肉，尤不必賭氣任事。好比蚤叮在陰囊，你既用拍不便，大搔大抓，亦未必盡善盡美，此誠可否下手之問題，故此下手問題，亦是抓癢藝術之餘事，附此一錄，為供致意。

本文非敢有以誇何如，不過拋磚引玉；却是作者一時的苦心。



民族復興的地理觀與歷史觀

葉秋原

近來常常有人談起民族問題；黃膺白輩辦復興月刊，張君勱輩又辦再生月刊；似乎都在民族復興或民族再生上做文章。南京的勞觀，也有何浩若教授關於民族復興方面的文章。潘光旦先生主編的華年，曾經對於這些唱民族復興論的論調加以推究；以為他們不是心理的便是基於經濟的致慮上；從沒有在基本的生物學的觀點上加以注意。潘先生叫我們注意到民族結構中的品質問題——實是個極重要而不能忽視的問題。可是民族結構中的品質問題固然重要，但關於民族復興問題的討論上，有極重要的兩點，似乎還沒有受到他們應該被注意的那樣注意。這就是關於民族復興的地理的與歷史的問題。

也不用史引到班格勒 Oswald Spengler，一個民族(或文化)必有由盛而衰那樣的輪迴。歷史上出現了幾多偉大的文化，若埃及，若巴比倫，若馬耶 Maya，若印加 Inca，但他們昔日之偉大，而今安在？一個文化的由盛而衰——乃至衰落，固然有許多原因；但氣候的改變或土壤水利的變遷，不得不推為一個重要的因素。這就是說地理固然可以助長一個文化的發育，但同時地理因素的改變，也可以使一個文化趨於衰落。從近代地理學者的推究，這種地理因素的變遷——尤其是氣候的變遷，不是沒有規律可尋的，倒是一種如脈搏那樣升降變動着的；而且這種變動又與一個文化的盛衰相吻合着。這種氣候的脈搏 climatic pulsation 論，在現代一個著名的地理學家亨廷頓 E. Huntington 的著作裏——尤其是他的『氣候與文明』 climate and civilization 曾有詳盡的闡明。

這因此是很明顯的，地理因素的改變——氣候的改變，促成了一個文化的趨於衰落。無論其人口的品質如何，無論其心理狀態如何；這種自然所加於人的制限是不可抗的。我們固然不在此地鼓吹『地理決定論』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但這種用自然條件的改變而使一個文化趨於衰落的不可抗性是不能不承認的。

現在儘有人高唱『民族復興』論；他們往往都是主觀的號喊；可從沒有注意到這。『民族復興』的客觀的條件——自然的地理的條件。儘管我們注意到品質問題；但自然的不可抗的制限，縱有品質的改進，在『復興』上亦何曾有多少裨益。漢族文化起於春秋，至漢唐而大盛，宋元以後，無復舊觀。潘光旦先生也注意為甚歷宋元以後，無復當時之盛。須知這不完全是品質的問題，倒是一個極明顯的地理因素改變的問題。漢族的中心是今陝甘豫晉一帶地；漢唐以後，在這中原地帶，必有氣候的改變陝甘一帶地必日趨貧瘠。漢唐以後的國都東南遷，可以說是這種變遷的一個反證。降至近代，陝甘一帶，差不多歲有災荒；與漢唐時代必大有不同的了。漢族的故鄉既由肥沃之區而成為貧瘠之地，故漢族的文化也因之由盛而衰。巴比倫文化的衰落，正是同樣的歷史的前車。那我們現在儘管喊『復興』，喊『再生』，我們又如何能反抗這種自然所加於我們的限制？

在我們中國也有一句『地氣拔盡』的成語。地氣拔盡，即使你用各種新式肥料，新法培植，結果還是不好。中國的土地，經幾千年的使用，也有些地氣拔盡了；更何況還有氣候的改變。人家說『斯拉夫：晨』；這就是說斯拉夫人的時代快要來了。革命後的俄國，現在刻苦自勵地實行着五年計劃，將全國生產事業有統盤的計劃，整個的運轉；這計劃是已經成功的；他們還有燦爛的將來。這固然應該歸功於蘇聯的制度，蘇聯人口中的品質；但蘇聯的土地是從不曾經過深入的使用；還是一種處女土地似的地的因素是不能忽視的。因此我也想到；即使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奪得了政權，照蘇聯的樣，想施行某種五年計劃的話，似乎也不致於會得到如在蘇聯那樣的『成功』——因為這不完全是人口底品質的問題；同時還是一個地理的問題。這種『地理的決定論』，或者使我們太悲觀了。但事實的存在，又不許我們的否認。那我們

莫非等候我們末日的到來，坐以待斃嗎？不，這當然又是不可容許的。那麼，我們又將如何而奮鬥呢！

談中國民族問題者，又忽略了另一件事實——一件歷史的事實。他們以為中國還是一個民族的國家 national state；殊不知這與事實又是不符的。中國是天下；因為是天下，所以它包有各式人等。天下又是帝國 Empire；帝國就包含許多民族。現在的大英帝國 British Empire 就是包含許多民族——若蘇格蘭，愛爾蘭，以拿大，新西蘭等民族——的一個綜合國家。革命前的俄羅斯帝國，也是包有一百幾十個民族的大帝國。這些都不是單一的民族國家；而是綜合的多民族的國家 multinational state 中國曾經是帝國，又是天下，那她決非單一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包有許多民族的多民族的國家是無可否認的。我們今姑不論滿蒙回藏——因為他們從人類學的見地，完全是應該除外的；況且在歷史上，文化上，又都是『異族』。這將問題縮小到所謂漢族了。

什麼又是漢族？這個問題似乎是從來不曾有人提出來問過的——好像這是無須乎問得的。居留在中國本部的可都是屬於這個所謂漢族的嗎？如果我們就事實與歷史而論，則所謂漢族實是極不確定的。

在秦始皇大一統以前，只是有國而無所謂天下，秦人是秦人，楚人是楚人。這正如現代的歐洲一樣，法人是法人，德人是德人，秦始皇統一了天下，國乃無存。這也正如倘若拿破崙統一了歐洲，也就無所謂德法之分了一樣，不幸拿破崙是沒有成功。(戰國時代的七雄，已經不是封建時代的郡國——多少已是民族的五國了。)漢代秦而興，經過了幾百年的民族同化，可是這種原始的民族思想絕難施滅，漢以後，便有三國的出現；唐統一了天下，但這種反抗一統的民族思想又表現於五代。自秦以來的中國歷史，可以說就是這種大一統的帝國思想或勢力與那反抗大一統的民族思想或勢力消長的歷史。我國的『久合必分』與『久分必合』就代表着這兩種勢力的升降。固然在當然還似乎不能說為民族思想而只能說為地域的割據；但如果我們用現代的術語，就不能不稱為民族了。民族意識或觀念，不是一種基於地域的觀念嗎？儘管這民族的中心分系代有不同，或最新的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或貴族地主階級，但民族終究還是民族。捨去了歷史而論事實，則經過了數千年的同化作用，地域的觀念與民族性藉的異屬還是極顯着。流行於江浙一帶的吳語——蘇州，紹興，甯波話，不還保留它的特色，這正如愛爾蘭語一樣；此外溫州福建及廣東的語言，都保留着它們獨特的特徵；與流行於中原的所謂漢族人的語言顯着懸殊。不但在語言，就是在習慣與風俗方面，江浙一帶與沿海的閩粵都與中原的人口呈着不同。在歷史上，江浙及其南一帶地是『越』；與中原的所謂漢人是異族。在體質上，氣質上，江浙及其南的人與居留於中原的所謂漢人又有不同；在文化上，江南是稻，中原是麥；江南是水牛，而中原是馬；歷史的人種學家，甚至說江南的人有很深的原通古斯人的 Proto Tungus 遺血。經過了幾千年的同化，而其原來的特徵，仍有保留。這種同化作用底最顯着的表現就是在思想與文字方面。

在不列顛島也有同樣的情形，英格蘭之外，北有蘇格蘭 Welsh 民族，西南有克爾威爾民族 Cornish；都是與英格蘭人在體質上，語言上，及習慣上有不同的民族。中國的所謂漢，其實也不是一個單一的民族。

江浙人到湘鄂目為下江人，到中原，目為蠻子，與居留於中原的人顯是屬於兩個不同的集體。江浙人的軍隊開到陝甘，也正有如開到外國去那樣的情形。

從歷史及事實上着眼，那高談民族復興論的人，應該注意到這些事實。『民族』一詞，在我國是最被誤解的；但人近來却高談民族問題。在歐洲，每個民族有用丁拉丁字或希臘字堆寫的他們的民族的語言——就在歐洲也有一兩百種民族語言，這在我們中國談到民族問題的都應該注意的。



一個律師的自白 (三) 舌人

我自己也覺得慚愧，這位中選的書記是一個前清法政學堂的畢業生，後來在軍艦上做了幾年事，不幸被遣散的。他的端正的楷書，真是很有功夫的。但我只願意出他每月十五元的薪金，萬不料他却喜洋洋地稱謝答應了。

何日開始執行職務，我自己也不說出來。但可以拿我登報的廣告的日期作為我開業的日期。那天我清早買了幾份報紙，看到自己的大名，真有說不出的快樂。但看：

○○○大律師開始執行職務通告
本律師為××大學法科畢業對於法律研究有素因鑒於國家須重法治保障人權之志願現已加入律師公會為會員辦理南京最高法院××高等法院××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地方法院××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第二特區地方法院各級華洋民刑案件及一切非訟事件如蒙賜教請即駕臨××路××銀行大樓電話××××號特此通告

○○○大律師受任中國公司
法律顧問通告

○○○大律師受任張○○君
法律顧問通告

○○○大律師受任李○○君
法律顧問通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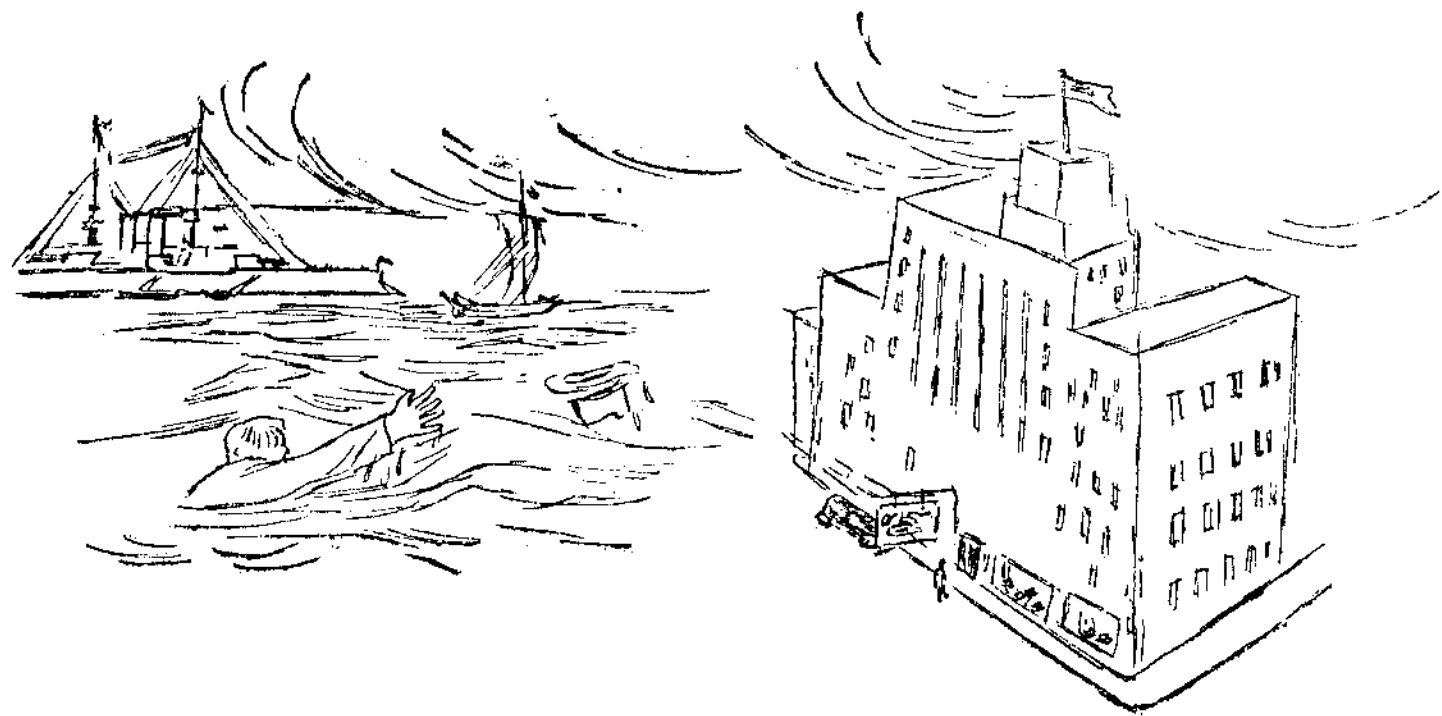
○○○大律師受任大中華廠
法律顧問通告

○○○大律師代表三民更政電話號碼通告
茲據三民公司聲稱敝公司電話號碼現已改為××××號請煩貴律師代表通告等語前來合亟代表通告如上

上面的廣告，何等注目。他人那裏曉得這許多廣告都是我自已假造出來的，因為我以後遇到了朋友親戚都說我的生意很好。可見廣告效力之宏大，但也不能不歸功於我的智慧過人呢。

自此以後，我就開始辦理案件了。

(本章完下期發表第四章)



秋之感觸

陸天作

釋人渣

豈凡

叫做人渣，應得是由人榨壓成的。人體中所有血液脂肪，一經榨取淨盡，便成人渣。但像藥渣之不能脫其藥性，人即使榨成人渣，也該還有些人氣的。所以稱人為人渣，比之敬以豬驢畜生等尊號，終究客氣多了。但也有人肯願不被人叫做人渣的，因為人渣究底不比天才人才之為讚揚之辭，而人大都歡喜戴高帽子，即使他並非天才人才，也肯願不居人渣之名，因為獅獅王總也是一個王，而狗才總也是一種才。

曾聞人言，有一個在富家做傭役的貧婦，身體非常虛弱，醫生囑他加意調補，他不是有錢可以吃補藥的人，却也不願坐以待斃，因思他主人們秋冬所吃補藥頗多，而常傾棄其藥渣，他便將此種藥渣吞吃，後來果然見效，身體轉為十分康健。可知藥渣而不脫藥性，仍能發揮功能；人渣倘使不失人氣，我想比之化生濕生卵生乃至人以外的胎生總更像人些。

堂堂的一個人，決沒有自甘於為人渣的，但人的境遇，不能自己作主的居多，如有壓力加上來，榨得你膏血淋漓，雖欲不為人渣，亦不可得。現在我們不是氣都喘不過來的麼？誰能說我們不流失膏血脂水呢？我們的是人渣，可無庸說，而一切中國貧苦人羣之幾乎盡成人渣，也是由農村經濟破產可以推知的。中國人除了施行壓力的榨取者外，只有舐膏血餘瀝的野狗，可免於成渣，帝國主義的走狗買辦階級之流，便屬於此。

當今之世，人渣是為人的不可避免的命運，因為人若不跳出了人的圈外而為狗，去幫助施行榨壓的以便舐吸餘瀝，則終有被榨壓成人渣之一日。那麼，人便是人渣，人渣便是人，二而一，一而二者也，何必一定要羨慕天才人才呢。天才，人才，去人遠，去狗近，所以有才，此乃狗才之才，舐吸人民膏血餘瀝之才，蓋已經失却人性了。

這樣，天才人才之為讚揚之辭，更屬當然，倘使和我們一樣是人，大家差不多，都有成人渣的希望，便不值得讚揚，只有跳出人的範圍，做到有餘瀝可舐的狗，永不會成渣，那非有些才不辦，所以是天才人才了。我們的大腦氣，是太多了天才人才，他們愈多，榨得愈緊，壓力也增大，令我們氣都喘不過來。人啊，人渣啊，倘使不去壓榨，不除走狗，全世界的人，都將成人渣。現在，我問，你，讀者仁兄，是人渣？

許欽文日記

因此又不便到船外面去乘涼。大餐間設在船頭上，不會受到機器房熱氣的影響。在上層，空氣也容易流通。在一定的房間裏，行李就不必這樣不離身的看管了。那些高鼻子碧眼兒的在九江上岸以後，一定有許多到是空着的了，但我不能夠去。

黃浦灘旁的房子真高，七層，八層，十三層。成都和重慶都沒有這樣的房子，但在這些高大的屋上，無非插着太陽旗，花旗和三種顏色等旗幟。

停泊在黃浦江中的兵艦，數量固然比在漢口，九江和下關的都要大，就是花樣也多，因為是從許多個國家開來的。

日本人到四川去強銷布疋要在巫峽遭險，這裏一到吳淞口就有忽明忽滅的浮標，是無慮出險的。

高大的銅像巍然直聳着，莊嚴而且美觀，不過所紀念的原是外國人，設立這種紀念品的也是外國人。

叮叮鐺鐺響着的是法商經營的電車，咕咕叫着是高鼻子碧眼兒乘坐的汽車。

四川的街上有許多多相館和算命館，這裏同樣也有許多。在四川到處可以聽到打牌和拉胡琴的聲音，這裏也這樣。還有同一的，就是一般女子的衣衫，袖子短在上手臂，衣邊却長過了腳背。

可是上海的花樣終究來得多，有炭臉紅頭的印度巡捕，有沿路拉客的野雞，又有專賣春片的販子。

傑晚去看S，他家的情形同一年多前比較，並沒有什麼變更，仍然一面打牌一面唱留聲機；唱的呢仍然是毛毛雨和可憐的秋香一類的片子。那轉到馬路的口子上，也仍然滿積着西瓜皮，大批的蒼蠅有的停在西瓜皮上，有的在那裏飛舞。

回來經過一段靜靜的馬路，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子從我的背後趕了上來，故意把一個閃亮黃昏色的金鑲戒指給看了一看。隨即另一個男子，比較大點，挑着一幅收舊貨的擔子，也趕了上來同那捏着戒指的說：『給你兩隻洋，總可以買了罷！』

『不夠，三塊錢便宜賣給你！』十四五歲的男子重聲說。我知道這種戒指是銅的，他們串通着演把戲，目的物是我。我有些生氣，爲着報仇，故意呆頭呆腦的看了他們一下。他們更用勁的說起價錢來了，但我就放大步子自顧自走。

一九三三。

欽文日記，於此暫結，此次許君由川還浙，爲赴出席陶思璜殺劉夢瑩案受訊此即爲其出川至滬之日記。該案已判決陶

處無期徒刑，許無罪。同時檢察官又提起陶許危害民國之訴，於本月十八日審訊，二十五日判決茲略記其詳情於次。

晨九時半許，刑二庭主任推時傳觀華，推事謝家修徐可憐，檢察官李庭揚，及吳書記官升公座，陶許之辯護人汪紹功錢西樵兩律師，亦相偕入庭，傳主任推事即飭法警提陶上庭，首訊陶思璜一過，即訊許欽文，許供稱因陶元慶關係，識陶思璜於其六七歲時，識劉夢瑩則在十九年暑期，劉係共黨，迄案發後始知，陶是否共黨則不知，供至此，法官聲色俱厲詰問，問你的話，何必轉彎曲折的答，然則汝亦知省政府注意劉夢瑩行動否，許供報紙上沒有刊載過，故不知，法官又厲聲詰問，報紙不刊載你就不知，嗣許又續供稱，我確未入共產黨，劉夢瑩來住我家時，均係病時，其有否參加共黨，初無所聞，宋元明（另危害民國案）素不相識，未來吾家，其給劉之信，放在劉箱內，實非余所藏也，樓麟永（係許商科學校教時之學生）曾否入共黨，余不得而知，余非國民黨員，凡政黨均不參加也。

繼訊陶思璜，陶供稱，劉夢瑩是共產黨，在校時即知之，係同學所言，至劉在何處加入，則不知，余與劉不同班，初不相識，至十九年方過從，余有兩名，一思璜，一焜焜，後劉與余感情頗好，曾邀余入共黨，余不從，至劉係共黨，則純係同學所言，其本人則未對余與之談話，十九年暑期，余與劉在滬赴南京路先施公司購物，時逢羅言侃未談話及羅言侃（另危害民國案）在校時余未與之談話，伊在滬何處幹事，余不得而知，法官詰問，恐係當時軍警戒備嚴密，故未招呼，另至他處宣傳耳，陶又供稱，劉由滬回杭後組織互濟會，互濟會即係共黨，余不知，余實非共黨，如謂余共黨，余沒有黨證，二十年春，省府注意劉之行動，劉乃往許家養病約兩三星期，時許不在家，後始歸，劉在許家未開會，余初祇知其養病，後聞同，學談始知關係當局注意其行動而往許家，同學之對劉懷疑，則因劉平時思想左傾也，時余在校中，曾往晤劉一次，

至此季檢察官起立陳述，認定陶許有危害民國罪嫌之意見，略謂陶與劉夢瑩，於十九年暑期往滬，並晤及羅言侃之各種情形，在偵查庭時，陶供稱友誼關係，其他事件，固可因友誼而周旋，共黨危害民國，此係國家大事，自不能因友誼而發生關係，至許欽文謂未加入共黨，試問許既非醫生，其住宅又非醫院，劉夢瑩稱病往住其家，那有不向說明之理，因劉因省府注意其行動而避匿蓮花涼塘許宅，許欽文當知之，且本檢察官認陶許均曾入共黨應處以危害民國之罪，嗣陶許之辯護人汪紹功律師起立發言，略謂凡事應有切實證據，不能因推想而斷，檢察官對許入共黨，實依推想爲多，檢察官向省府調查僅知省府注意行動，到反省院調查，亦無關於陶許確證，羅言侃之懺悔書，既知陶劉，何以不知許欽文其人，宋元明給劉信，藏於箱

內，寄存許家，許爲證明其對殺無妨害家庭罪起見，乃將日記等取出呈庭，並非搜出，至陶等給許信件，曾有剪截者，此亦不能斷爲與共黨有關，因除共黨外，或亦有不能告人之處，劉在許家集會，亦無確證，不得以陳竹園表本原之供稱常有同學視劉而推斷，劉於十八年來杭，十九夏，察始與相識，那知其因在湘難以立足而來杭，樓麟永給許信，僅謂劉匪不易，八齡兒童亦參加，是不過言劉匪之難，不與認爲代紅軍掄揚，樓是否共黨尚不得知，許則證據不足，劉至許處，不過爲研究學術，與組互濟會無關，省府對劉，不過注意其行動，未曾通緝，容留亦不違法，至陶部份，陶勸劉勿入共黨，劉不能，當局注意劉行動，陶亦非常着急，就其日記觀之，即可知陶非共黨，陶劉在滬晤羅言侃，如因戒備嚴密而不招呼，殊屬非是，逢遇有之，不能即斷爲散發傳單，陶入互濟會已否認，入一八黨社，純爲研究學術，是可證陶非共黨云云。

繼律師起立辯論，略謂許陶是否共黨，應先研究羅言侃自白是否忠實，按羅原判徒刑五年，因自白而減一年，入反省院後，爲出院計，遂拉入劉陶，劉已死，陶亦以慘案受罪，羅認爲拉入固無妨也，共黨組織，固分區域，滬宜傳暴動，何必命陶劉去，共黨開會，原無定所，共黨常在許家裏集會說，不必待備辯證明，即知其非，共黨秘密之件，均用藥水繕寫，非任何人所得發見，樓麟永給許信內容，祇得謂爲譏諷當局，重言之爲誹謗當局不能即認爲共黨同在一處之共黨，其通知命令，均用口傳，許家實無秘密文件，許自十六年以來任商科之高中文科教員，商科校長許紹楨，高中校長蔣夢麟葉溯中等，均爲國民黨忠實信徒，假許係共黨，當不能容留，許如其黨，則文科教員即可任宣傳，吸收青年，但以其擔任鐘點之多，安能爲此，改卷授課，日不暇給，許係文學家，共黨攻擊其思想落伍，以致作品銷路停滯，此次由川返杭，無非尊重法庭及顧及個人信用，故陶許均應宣告無罪云云。

辯論畢，法官復訊許欽文陶思璜一過，許一再供稱其無黨藏共黨之事實，陶則稱我實不是共產黨，入一八黨社，連文字也沒有發表過，旋由吳書記官宣讀供詞，官諭辯論終結，定二十五日宣判，陶還押看守所，許加銬解還軍人監獄。

據汪律師語記者，自許欽文入獄後，其父在紹興原籍聞訊，憂慮萬分，因年逾六十，愁思成疾，遂於日前一病長逝，其弟拜言，已將喪事理畢，爰於昨日來杭，但深恐其兄也聞訊益加哀愁而不宣，故許迄今尚未知之。至廿五日上午十時，由刑二庭推事傳觀華，飭法警將許陶分別由軍人監獄及看守所內提出許雙手釘鐐，着丈青哩哩西裝衣袴，黑皮鞋，陶白短衫黑裙。態度均頗自然，當由法官訊問年齡籍貫一過，即宣判許欽文危害民國組織團體部分無罪，惟明知劉夢瑩等爲共產黨，仍連續容留藏匿不報，處有期徒刑五年，陶思璜以文字爲叛國宣傳部分無罪，而危害民國組織團體一罪，處有期徒刑五年，裁判未確定前羈押日數，以二日抵徒刑一日，如不服可於十日內上訴，乃諭將許欽文陶思璜還押。

內，寄存許家，許爲證明其對殺無妨害家庭罪起見，乃將日記等取出呈庭，並非搜出，至陶等給許信件，曾有剪截者，此亦不能斷爲與共黨有關，因除共黨外，或亦有不能告人之處，劉在許家集會，亦無確證，不得以陳竹園表本原之供稱常有同學視劉而推斷，劉於十八年來杭，十九夏，察始與相識，那知其因在湘難以立足而來杭，樓麟永給許信，僅謂劉匪不易，八齡兒童亦參加，是不過言劉匪之難，不與認爲代紅軍掄揚，樓是否共黨尚不得知，許則證據不足，劉至許處，不過爲研究學術，與組互濟會無關，省府對劉，不過注意其行動，未曾通緝，容留亦不違法，至陶部份，陶勸劉勿入共黨，劉不能，當局注意劉行動，陶亦非常着急，就其日記觀之，即可知陶非共黨，陶劉在滬晤羅言侃，如因戒備嚴密而不招呼，殊屬非是，逢遇有之，不能即斷爲散發傳單，陶入互濟會已否認，入一八黨社，純爲研究學術，是可證陶非共黨云云。

繼律師起立辯論，略謂許陶是否共黨，應先研究羅言侃自白是否忠實，按羅原判徒刑五年，因自白而減一年，入反省院後，爲出院計，遂拉入劉陶，劉已死，陶亦以慘案受罪，羅認爲拉入固無妨也，共黨組織，固分區域，滬宜傳暴動，何必命陶劉去，共黨開會，原無定所，共黨常在許家裏集會說，不必待備辯證明，即知其非，共黨秘密之件，均用藥水繕寫，非任何人所得發見，樓麟永給許信內容，祇得謂爲譏諷當局，重言之爲誹謗當局不能即認爲共黨同在一處之共黨，其通知命令，均用口傳，許家實無秘密文件，許自十六年以來任商科之高中文科教員，商科校長許紹楨，高中校長蔣夢麟葉溯中等，均爲國民黨忠實信徒，假許係共黨，當不能容留，許如其黨，則文科教員即可任宣傳，吸收青年，但以其擔任鐘點之多，安能爲此，改卷授課，日不暇給，許係文學家，共黨攻擊其思想落伍，以致作品銷路停滯，此次由川返杭，無非尊重法庭及顧及個人信用，故陶許均應宣告無罪云云。

辯論畢，法官復訊許欽文陶思璜一過，許一再供稱其無黨藏共黨之事實，陶則稱我實不是共產黨，入一八黨社，連文字也沒有發表過，旋由吳書記官宣讀供詞，官諭辯論終結，定二十五日宣判，陶還押看守所，許加銬解還軍人監獄。

據汪律師語記者，自許欽文入獄後，其父在紹興原籍聞訊，憂慮萬分，因年逾六十，愁思成疾，遂於日前一病長逝，其弟拜言，已將喪事理畢，爰於昨日來杭，但深恐其兄也聞訊益加哀愁而不宣，故許迄今尚未知之。至廿五日上午十時，由刑二庭推事傳觀華，飭法警將許陶分別由軍人監獄及看守所內提出許雙手釘鐐，着丈青哩哩西裝衣袴，黑皮鞋，陶白短衫黑裙。態度均頗自然，當由法官訊問年齡籍貫一過，即宣判許欽文危害民國組織團體部分無罪，惟明知劉夢瑩等爲共產黨，仍連續容留藏匿不報，處有期徒刑五年，陶思璜以文字爲叛國宣傳部分無罪，而危害民國組織團體一罪，處有期徒刑五年，裁判未確定前羈押日數，以二日抵徒刑一日，如不服可於十日內上訴，乃諭將許欽文陶思璜還押。

文壇叢書錄

章克標編

小引

我做完了文壇叢書錄之後，早就開始搜集材料，編一本文壇叢書錄，以記載當代文人的嘉言懿行，垂之千古，資為萬世之楷模。可是此種材料，倍極珍貴，殊不易得，經營經年，所獲無幾，很覺失望。本來生性拙笨，訥於言而敏於行，友好甚少，不擅交際，坐是眼界既小，孤陋寡聞，倘若仍舊過信個人有限的精力，而不向大眾討教，必定不能成就，空有良好計劃，弄成一場無結果，豈不可惜。

適逢十日談編者常向我索稿，而我腹中少物，難以應付，因之想出一個取巧之法來，向編者說了，編者十分贊同，我就答應了下來，來負編本欄的責任。這個取巧方法即是設立本欄，向海內徵稿，在本刊發表，可不用再說明了。所以要有個人編，因為來稿文句，必很錯謬，或須酌量刪一，必有一人負責看讀。第二這欄很容易給人借為攻訐之地，或故意揭發陰私，或無端捏造事實，十日談編者不願以貴重之篇幅供人作泄怒報怨之具，故希望仔細審慎，而本人對於此點，素有同感，因之毅然負此重任，決不取捨，抱定只記事實，務去虛偽之旨，寄稿諸君，幸垂體此意。

在題名上我改去了繡字，自己生為男子漢，雖不堂堂，但繡花針却不會拿，拿了也不會繡，工緻的繡畫，在這高速度迴轉的現代世間，其實也不時髦，所以懶用成語，實不妥當。想用繡字，談字極好，但一思想周作人已有談虎集之著，恐有冒牌借光之嫌，只好割愛。也曾用點字，昔人有點鬼簿，即此點字，但指點即成指摘之今日，恐別人誤會本欄之設志在吹毛求疵，無中生有，便要引起各方面誤解，點虎變成點火，而點虎爭端，非所願望，不敢採用。於是只好用畫，雖有畫虎不成之成語，大約畫得好一點，就不妨事了。

文壇上人，有好人，有壞人，有怪人也有常人，有小人也有老人，有大將也有走卒，有各種各樣的諸式人等，可以不言而喻，那麼描畫起來，自然會光怪陸離，因為事實既如此歧異

，記述也不免錯雜了。文壇亦即社會，並不在社會以外，是很明白的，社會情形的如何複雜奇怪，文壇上決不會缺少，而且真實比虛構更奇，那麼只要真實的，即使似乎奇怪，也得發表出來，即使很平凡的，若不是事實，也只好放棄的。因之我們的畫是實物寫真的畫，不是想像的畫，而且可貴也在這一點，我們不能自欺欺人，至少本人相信是真實，才予以發表之機會。

特別得聲明的，現在文壇上流行一種罵人的風氣，我們決計不去同流合污，罵人我們不絕對反對，但在這一欄裏，我們已經決定以揭發事實為主體，便不能再以罵人為目的，而且罵人者人亦罵之，本人最恨挨罵，所以決不罵人，此心此語，天日鑒之。不過作稿的不止一人，作稿者的肚子不是用玻璃造成的，穿的衣服也不是玻璃紗，那麼原作者是否罵人一點很難判定了，那只能由編者的眼光來看的，編者認為不會存心罵人，編者便可代負其責了。編者在這裏錄用發表的，因其決不是罵人，特別的再聲明一下。

更得聲明者，文壇上之虎，非殺人吃血之虎，乃是文彩斑斕之虎，不可以為虎性必猛必兇，此種以文彩悅人，是供觀賞用的虎，幸讀者勿加誤會，請出武都頭來施展展陽手段，是過於殺風景的，或效法費宮人之一刺，也殊可不必，因此此非那虎也。徐志摩有猛虎集而陸小曼仍愛之，足見虎亦未必害人，未必為人所患，打虎將用武之地，不在這裏。如有畫家，善用線條描出形象者，本欄亦歡迎之，畫的並不是因文字描述的，才是真正的畫，比較更加有意思，或更加有趣。我希望將來可以成功一本圖文並茂的書。

-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請寄本刊編輯部。
-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人遺聞佚事，以趣味為主，事屬真實為貴，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屬攻訐性之稿，恕不刊登。
-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係關於過甚之誇大，本欄亦不登之發表。
-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當，若於一人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為一中心分述之。

葉鼎洛在廈門

子曰

他的年紀很青，是的！他是夠迷人的年青，美貌！他穿的是那麼漂亮的西服，他曾用了一部書的稿費整飾化在兩裝匠身上，一天內掉換了四次西服；而且，而且，他是給一個師長的女兒在初次見面之下；輕輕的以權和媚留着姦宿的——呵，他滿無意的給她發洩了性慾之後，一個子坐着汽車回到宿舍，他乾笑。

他是很少笑過的，他和訪謁的人見面；他言很有禮貌的給人六十度的鞠躬，笑，卻是沒有的！哭，也許肯人有，但在廈門××印書館的一年，從沒有誰曾見過他笑——就算是微笑，乾笑。見過他哭！——不！他哭過一次，就只有那麼一次：

「先生！你必須交給我一百塊！」

他無表情的對××老板說。

「鼎洛！幹什麼？」

「別管我！」

「我一時決沒有錢給你！」

「不，請交給我！」是如此命令；強有力。

「幹什麼——鼎洛！……」

他流淚了——你說他哭麼？他緊捏着拳頭：「我必須走。我必須回家去算他媽的賬！」

「為誰呢？」

「就是為我的媽給人扭打傷了……」

他終於被人勸住，沒有回家去拚命。

他過廈門，你說他不夠榮耀麼？有二千多個愛好文學的人在碼頭，熱烈的歡迎着。他坐的是海軍司令部車；也許，他並不以為甚榮耀的；他那麼冷淡的抓着拐杖，從輪船走下來，坐上車子；他還是那麼使人討厭的冷淡哦！

就在這一段時光，女性是如何追逐他；他還是早上睡覺，中午作文，十二點抽大煙；在有不可理解的力的煙霧裏，他無表情的抽着煙，捏着煙筒；而至明天早晨，那時候；他是沒有想到女性吧？為虛榮而苦惱着的。

他寫文章，有時；他是必要如此做的；要兩個妓女陪伴，因女人就是他創作的源泉。

當他領到一百塊一月的薪金——誰說是薪金呢？他是從沒有給老板出版過一本書或一冊小說。他是毫不猶豫的交給妓女的，他的吃喝；却需要老板或朋友給他供奉呢！

他大概是會懂得革命，因為他的生活上很夠委員和多少爺的榜樣，不過過到了沒有錢，他會鎖天不抽大煙，吃，喝和嫖。

他的文章，都是他的自述。

他的著作很多，然而他的譯品也許會更多；如果他肯翻譯，因為他的譯筆是既敏捷且流利哦！

記外國大學

忍之

二十九國遊者辦事是這樣的

校長於不得志時曾週遊列國，如日之台灣朝鮮，英之印度香港，美之菲律賓，法之安南，葡之澳門，無不與焉，真所謂足跡遍天下，其所經之地，適為二十九國領土，著二十九國遊記有二十九國遊者之稱。其辦事之才，極為特別，如學生某甲由某處津貼，讀於國外大學，照章津貼於開學後由學校函知某處，即可如數寄來。某甲於開學後即呈請學校，轉函某處請發津貼。數月後學校並無批覆。某甲走訪文書部職員，詢津貼事。職員翻閱案卷謂已代請。某甲謂舊時——指前校長時——有呈文給學校時，學校即有批示給學生，今已數月未見批示，其故何？職員對曰：「校長辦事是這樣的。」於是學生開口閉口均謂：「我們校長辦事是這樣的。」如有人問你為什麼有時連滾水都沒有？也是這樣答覆。

大鬧會計部——皆大歡喜

有由某大學轉來學生，某甲某乙等十餘人，均有前大學津貼，照例津貼由學校代收代發，某學期甲得前大學來電謂津貼已隨，一週後，甲至文書部詢問，答謂公文已到款尚未到。遲一禮拜至文書部，所答仍如前，甲等稱奇，以電話詢代辦銀行，答款已交十餘日，數目日期均相符。甲等怒，走與文書部交涉，文書謂金錢出入乃會計部之責。甲等至會計部，適主任在。告以來意，主任答款實未收到，甲等謂銀行已告我等，主任又謂此乃南京匯來，甲等請以電話詢銀行，銀行所答仍如前，主任無詞以對，搔手摸足者再，謂甲等曰：「款存另銀一行，今日不及取，請明日來。」甲等無法允以明日，次日晨，主任以電話召甲等前去領款，甲等喜行於色，楊腹前往，準備領款後大嚼一頓。至會計部領款手續辦理完畢時已將近正午，發款者先交大洋兩袋於某某二君；蓋時已正午，腹中熇熇，銀行適值休息，支票無處兌現，亦不能飽腹也。即與發款者交涉，無效，再尋主任，已潛逃。甲等愈怒，咆哮如虎。發款者無法，以電話詢主任，主任亦不肯來，甲等欲覓校長理論，適有舊職員某至，為之和解。甲等提出條件三：

1. 于本日下午二時正將款送寓所，且須申鈔。
 2. 款已領出十餘日，須將此十餘日之息金算歸領款者。
 3. 主任親筆向領款者道歉。
- 和事老一一應允，甲等仍楊腹歸。下午二時款送到，條件照辦。皆大歡喜，大吃一頓以補午前之不足。

做最不相信事的——是最相信的人

國外大學附設第一醫院，自牛八校長離校後，院長已兩易其人。新院長就任以會計乃管理經濟者，而為舊院長所遺留之人，恐將來有事發生難於負責。走與校長商，欲另覓可靠者代。校長答謂此人乃跟隨余十餘年之老人，最可靠，為余最相信者。數週後，職員告院長謂會計數目未來，院長檢查存款，亦已不翼而飛。有謂或捲款潛逃，但校長謂為本人最相信之人，院長不信會做不相信之事，或捲款他去另有貴幹，遂不疑，俟自返。遲至今年餘仍未歸，院長亦已易人矣。

不要鬧下年還要請你的

宋哲元將軍大戰喜峯口時，中央有某要人，電召外國醫學院，組織護隊北上工作。有某教授為熱血衝動，自告奮勇願領隊北上，與學生積極籌備。校長聞之，憤恨。召某教授來談，於談話終結，校長告教授云：「你不要鬧下年還要請你的。」教授出，有喜色，回院後即默無一言，掩息息鼓，不問救護隊事，北上救護遂亦成爲泡影，暑假時某教授亦已停職。

執信女學便是

有學生某，住某學院，背後爲執信女子學校。一日同學某君交來反對校長傳單一柬，請代分發。某生收到後，發恐學校開除，不發又恐對某君不忠，思之良久，得一計。將傳單放號房處，任同學取閱。後校警至，詢傳單由來，號房以實告。院長召某生至，問傳單何來？某生亦實告，院長又謂汝輩鼓動風潮者有背景。某生曰：「然！執信學校便是。」

反動力大壓力愈大

罷課時，校長令各學院院長勸告學生上課，法學院院長辭某，除勸告外並拉學生上課，如馬路野雞然，一時學生均不敢至法學院。有某生欲參觀法學院上課人數多少，至課堂，學生一人未見，教授獨立課室以候學生。某觀畢，欲回宿舍。適院長辭某至，與學生談，謂校長幼年革命時，壓力愈大反動力愈強，今身為國外大學校長，反動力愈大壓力必愈強，汝輩小子不可反對，反對亦必無益。語畢，隨拖某生進教室上課，某生見勢不佳，伴謂吾乃他校學生來此訪友者。辭某聞之無法可施，某生始免於被拖。

藍衣黨

罷課時校長謂主動者有政治背景，與校長同情者，謂反對者爲藍衣黨，總機關設香島，活動費萬元。用上等紙印出長數萬言傳單，外加精美信封分送全校學生。實則反對者之傳單每次均爲草紙油印，有萬元活動費者尚如此，則上等紙精印外加信封分送全校學生者，活動費較多於反對者可想而知，此輩又不知爲何衣黨？則不得而知也。

有政治背景

第一林場因更換林警，惹起警長毆打教授——林場主任禁閉技士。學生爲求將來師生之保障，有警察後援會之組織。要求當局懲辦兇手，當局置之不理，反謂爲首學生有政治背景，開除七人。後風潮擴大，罷課月餘。被開除學生，因有某軍長函五人已恢復學籍。而不願回校之二人，遂被認爲真有政治背景矣！

小禮物——姨太太

當林場事件發生正在罷課中時，有少數學生散發復課傳單，傳單下書六百五十人同啓，實則署名者僅六十五人，且多假名或已畢業之名。內有女生爲農學院學生，因事發生於農學院，開除學生農學院亦最多。農學院學生見之，憤恨萬分，衆謀須有相當對付，學生某提議每人贈送私毛一根給女生某，大家贊成，集合一信封，外書送交某女士，以紙包私毛書，小禮物三字。女士折觀之，見無幾轉彎曲之毛，羞憤。即貼啓事，聲明並未簽名復課，又有女生某，於發復課單之次日，一人前去上課，某男見之，以紙條書「姨太太」三字投入女生懷中，女生見之隨即離課堂。

狗不如

林場事件發生時，學生某甲被選爲後援會委員，以風頭可出，當即赴第一次委員會。後聞校長謂爲首者有政治背景，欲開除學籍。甲懼，即登報聲明並未參與，當晚即開除學生七名。甲因求人說項，得免。一日有學生某乙，借記者問答口氣，發表甲談話一則如下：

乙問曰：「聞君在校長室曾叩首四百，校長始允不開除，然乎？」

甲答曰：「向校長聲明有之，叩首謠也。」

乙問曰：「聞校長之狗，如孟嘗君問客然，分三等。然乎？」

甲答曰：「然！」

乙曰：「請君道其詳！」

甲曰：「跟隨校長革命多年者爲第一等狗，如各主任是也。長外國大學後所收之得力者爲第二等，如本校抗日會委員是也。此次風潮替校長出力者爲第三等。」

乙曰：「君當亦爲出力者之一。」

甲曰：「然！」

乙又曰：「聞狗而走者爲走狗，此乃上等狗，當列第一等。狗不走者爲死狗，當爲第二等。第三等低於一二兩等，是狗不如也，然則君狗不如乎？」

甲笑而不答。

於是全校均以狗不如呼甲。

論中國電影之前途

楊天南

卜萬蒼的話：

「就我個人說，自然對於中國電影不僅是感覺興趣而已，而且懷着極大的希望。原因是中國電影自一九三二年起，已經走了新的而正確的軌道。我以為一般的歐美影片，如加以嚴正的分析，無非是佈景偉大而己，並不見比中國影片來得好。關於這一點，中國影片因着資本不充裕和機械不精良的關係，的確不能和歐美出品比擬，然而也不必在佈景上來爭長短。」

「的確，中國電影在技術上，因着經濟的限制，在最近的將來，一時還不能盡善盡美。不過在另一方面說，中國處於如此動盪不安的狀態之中，負有偉大使命的中國電影，雖然祇有這樣簡陋的設備，但也應當產生其適當之影片。譬如假使將力的美表現出來，無疑義的必一定需要大的場面（當指佈景而言——記者註。）和美國片的那般浪費，到底沒有必要。」

「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是現實和力的表現。電影作者不應當去迎合觀衆，而應當去領導觀衆！」

「不過我以為中國電影將有重大的危機到臨。這便是說中國電影已有了它的地位，影片市場，大為增大，於是不少投資者知道了這是可以賺錢的生意，踴躍投資。所以今後也許是數量上有增加，而同時質的方面，却不能怎樣講究，可以說過去

去的作品雖少，但是片子本身却多是好的。這一點，製片者一定要嚴密注意。同時希望投資者以電影事業為主體，不要以個人的利益為前提。……我們雖然從「大俠」「火燒」中打開了新的出路，但是如再墮落下去，那便無可挽回了。」

這是聰敏的閉語，這裏處處顯出他的聰敏，但所謂聰敏人，眼光往往是短淺的，他只善於適應眼前之局面，卜君認現在電影作品的傾向為打開了新路，便是一例。照我們看來，電影的所以有現在所表出的傾向，自有其必然性，而將來的一定走入絕路，現在也很明白可以看到的。

現在和從前絲毫都不會有什麼進步，嚴格地說，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刻板文章，所不同的，不過換上了一大批什麼無產階級工農羣衆，什麼革命爭鬥而已，而此種事件之突如其來，正同神仙降臨，劍俠出現一樣突兀的。原來中國是一個奇怪的國度，有無窮的源泉，有無根的芝草，但此種存在，畢竟只是虛構，仔細考察起來，沒有不是指鹿為馬的。

按電影的構成，其所依據的劇本或Scenario，有重大之關係，無論導演如何高明，沒有較好的劇本，決難演成較好之戲劇，而中國的作者，不論新舊文人，在現下的社會狀態之下，很

難構成良好的作品，且一般人的鑑賞水平又極低下，所以好的電影，不能存在之理。因之對於中國電影，誰都不願苛求的，但關於中國電影之前途，我們不能不有所希望。

第一，希望新的電影演員，不再看舊演員的樣，而舊有電影演員，連現在的一概在內，都得淘汰完。電影的為一種藝術，知道及理解的人，似乎很少，演員大都以為是好玩，是出風頭，此於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知之，根本因為中國電影之產生，是一回偶然的事件，而一向除了作為賺錢的胡亂生意以外，並無何種認識。社會上一般人對於從事電影業者，也還用優倡隸卒的因陋眼光對之，而他們也安於其固有之地位，不想振作向上，所以雖然照理應得大有提高之望的影業，仍不被重視。

技術方面的欠缺，也是無可避免的非難，雖說這是可以學習的，也是只要有錢便可置辦的，但是運用起來，也大有出入，要善用之，一定不是易事，所以第一便得希望這方面的進步，頂好來幾個新的考案，可以壓倒各先進國而成為後來居上的，這當然是夢話。

老實說，中國電影的前途是什麼？受外國資本之壓迫，備嘗艱苦，於十分奮鬥之後，才能有一條出路，和中國社會的一切全相同。這是整個的問題，現在只有在帝國主義的肘腋下做狗，才有飯吃。

不知所云的『猺山艷史』

曹涵美

假使不是為了出於激發自己愛國的觀念，希望國產片成功，那末，罰咒也不會去請教這『猺山艷史』一類的電影。

雖大家都鬧着：中國片子無看頭！但是電影事業，究竟辦了這麼幾年，即使不一定駕乎舶來品之上，總想比從前進步了吧；起碼作風，也好改一些。那裏料到懷着十分熱望的進去，依然零度的冷心出來。糟糕！糟糕！

難道說：這些吃電影飯的，對於一年輪進來不少不少歐美各國的片子，不要說呆若木鷄，研究都不研究；大約倒比我們愛國省錢，連看都不看，仍舊故步自封地一味胡鬧，幼稚得還有什麼好講！

照着他們的宣傳，好像拍成這片子，經了多少辛苦；多少危險。那末大家，都是華人，極應地捧上一捧，也好揚一揚我們的國光！可是我耐足了性，找遍了全片，請問有那一處？值得一捧。不信，姑且寫幾點出來，給大家看看：是不是我說話過火？

假使不是活動的，還疑自己看到了一本小說書。因為統計的字幕，好像多過統計的畫面。不是反像成了書中的插圖嗎？不過沒有了這麼許多長大段的字幕呢！根本可以不知道這影片，演些怎麼一回事？因為畫面的表演力，倒好像不及字幕表演力的利害。

電影，最忌字幕多；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光，還宜少用。一多，反而喧賓奪主，就是好片子，也會精彩散漫，沒有趣味。事實上，簡直叫大家來讀字幕，不是看電影。

而這片的字幕作者，「文字不知他作甚麼解？」「字下面要接一個『哩』」，還有記不盡許多



第一幕的啓示，好像要指點給大衆知道，孫山在那裏？但是大衆雖然跟他轉了幾個鏡頭，結果，仍舊不瞭解：孫山在桂省的那一角？這種極容易留心的弊病，竟會介紹得這樣鬆懈，不看到下面戲的怎樣，已先發生了不滿意的印象：把觀衆看得太聰敏了！

這齣戲的妙，就妙在這等處。要看得人家，都像通靈神仙，自會領悟；要未看得人家，又都是木林土生，冥頑無知。

粉臉朱唇，鬚眉，繫上一個頭巾！穿着一件異樣服裝，算是一個孫女。坐在石頭上，兩隻腳灑灑水花；蹲在小溪邊，兩隻手拍拍水面，呆木地一無姿勢；最後遮掩了胸部，還不知會否露出真的乳峯？穿一條貼身短褲，輕蹣地逃上岸，就算是他們最得意精彩好像也要把肉感血人的裸體醜化了！在從前未見世面的時光，作與會相信目眩神迷的。現在風氣多麼開通？這一般的畢現曲線，街頭巷尾，那一處不見到？可不是當得人家，太十二世紀了呢！

故事，還是形容這孫族野蠻呢？還是形容這孫族文明的呢？說他野蠻吧，會得溫恭謙讓，都很懂禮節。說他文明吧！那麼黃雲煥朱天華兩個人，趕得來開的什麼化？他們除送一封政府裏的信，和黑板上寫幾個字，算是教育工作之外，簡直沒有別個較偉大的成績做出來，好像只有一日到夜，進行他們的戀愛曲，照這般的職責使命，我不禁要說：罷！罷！罷！

哦！我又明白了！他們原是來開戀愛之化的。恐怕孫山風俗太好，所以要開進三個壞蛋：一個是奇技淫（這字，說明書上的原文，下得奇。）巧悅人的拆白黨；一個也未嘗不是假斯文的登徒子；一個更比登徒子還要下作的賤貨；就算孟飛，是黃雲煥救命之恩人，也斷然沒有一個漢女，剛到孫地，坐還沒暖席，風俗氣質，都未弄清楚，會思得性情投機，即對一個自己同族的陌生男人，也決不致有這樣膽大老面皮，直截爽快得毫不考慮的委身傾愛吧！

既象十分地冒險，驚人了不得的鉅片，那麼畫面，情節……一切，都應該極度的緊張。哼！非但山明水秀得我們敵無錫九龍山搖車灣，還要比他嚇得多；就是兩個人，眉垂眼謎，和平得一無狎狎可怕的神氣，尤其幾句白話，除了幾個素沒有見過異樣的字跡，欺我們沒有到過孫山的人，算是孫文呢？算是孫輝呢？都文質彬彬地，那裏還像野蠻人的口吻？就算幾個打手，比較好像兇煞了！我一推，你一扳，上海馬路上幾個小畢三，打交起來，作與頭破血淋的，還要比他們，認真蠻橫得利害些。

最好笑，還不知表演孫女的蠻橫呢？孫女的富於感情呢？孟麗不在朱天華追逐情急的時光，發狠，却等到張明等一輩救客都來了，才拾起一塊大石子，照理，既萬分地恨他強暴，應該拾了起來，就照准當頭一記，這麼，可要緊張得多！却總想不到他，橫一個鏡頭，豎一個鏡頭，始終拿在手裏，不捨得擲出去，結果，又奇怪，一塊石子，一忽地不知怎樣又不見了？還是仍舊落在地下？還是藏在身邊？都沒有交代明白。

不是本身上說：「孫山子女，都來就學。」還不知道雲煥和公主從幾時和怎樣的發生戀愛？

又說：「孟麗獨愛公主。」而看戲情，盛讚孟麗傲慧，不學就會彈琴唱歌是天才，公主在旁邊擊鑼敲鼓着嘴，他却不理會，好像又是愛孟麗的，毋怪公主負着氣要走開了。既是兩

走後

陸天作



下並沒有十分深刻的交情，為何回家，忽又依依不捨起來？是不是編劇人的幽默？還是演員們的表情透得大家不明白。這呢！要怪看的人，太沒有相當程度。

孟麗看戀不上雲煥，却會即刻轉變愛張明；這大約才真的表演孫女本面目，否則不是像侮辱女性們，水性楊花，輕薄得太沒主見了！

還有許多矛盾地方，更不勝枚舉；好比有幾個夜景，亮得和日中，有甚分別？雲煥天華到孫地，不騎馬，而蕙瑤到孫地，却又騎馬來，反攪得兩個有志之士，毫沒有英氣，委靡不堪。蕙瑤騎呢，又騎着一半路，下來牽了，說是這段路崎嶇難走吧！好像兩個孫人，又會騎馳過的。究竟難走不難走，須當面問他們跑過的人，才會弄清爽。起初張明、孟飛、李成輝三人，敵一個朱天華，尚費盡了許多力氣，後來救護黃雲煥，只有兩個人。倒又打得三個漢族的軍官吧，落花流水。敗類朱天華，既被張明等，痛削了一頓，極應該稟明孫王，驅逐出境，不料轉過鏡頭，就在孫王府裏出現，太把孫王和順得還像個什麼。說得孫地，非常野大，怎麼轉來轉去，總是這些老所在，狹小得比內地一個普通鄉村，都不如了！

孫民生活，照着他們住的地方，泥頂（？）土牆，陳設簡陋，猜想當不十分富庶。可是看到他們服飾，除了孫后，多頂一圓形闊冠，稍示異別外；其餘男的女的，深色花布，幾條白嵌線滾邊，一律得再不分不出上下，多麼整齊化！多麼平等化！難道他們真的沒有階級貴賤，而所穿衣服，好像都從孫王發給，否則決不會這麼整齊新新？管理得那樣的說是野蠻，正比漢族文明懂理，更疑我們去開化的多事，反要請他們，來開化我們，好像才對。

孫王府裏，差不多只造一角圍廊；假使四面有牆的，為何鏡頭不轉到別隻角裏去？俾得看客，堪知內部一斑。假使沒有別種緣故，想不到開麥拉，這麼笨得無以復加。

漢豬的兩面的人，一見就熟，好像往來甚久，並非是不與世通。就到孫山來，也並不覺得多麼險阻。照朱天華這般行爲，隨便那地，都有痛刺的可能性，這非孫山野蠻，正打得有理，反顯漢人無良，面光都掃盡了！編劇者得了甚麼孫族人的好處，要這般賣屁股的獻媚？奇怪！

原來呢！這條路，假使沒有和識人介紹，事前疏通，作與確是難行，遭異視不測的。該公司為何不注意這一點穿插的描寫？使得觀衆，有相當認識。然後轉筆，到底因冒了萬分的險，用盡許多方法，把兩面風俗開通，從此往的人逐漸多了！那麼，大家不是就覺得這冒險，功績偉大，有價可值。現在呢因為見不到他們怎麼的勞苦，反要笑該公司無意識的多跑了一趟。

說得多麼動聽的好山水，在這裏，也並不覺着甚麼神奇。這又是看天才，會運用不會運用；會運用，極普通平淡的，也會變得異樣緊張有精彩；不會運用，就有了極妙的材料，也會變得不好，像這裏山林有知，當也要叫冤哩！

應當緊張之處，不會緊張；不應緊張之處，却又來得緊張。總是急吼吼的走得不自在，點頭點腦，一面孔做戲。——這是中國演員，犯的普遍大毛病，不獨這裏如斯。而且有好幾幕開場，又是定好的公式，先拍好背景，然後演員，從遠遠地一本正經走上來，無異舞臺劇。給他不自在得真是說不出的難過。

東京大地震之回憶

章克標

恰好是十年了。民國十二年九月一日，東京的大地震是振憾一時的，各國的報紙上，都有令人心驚的報道，而實際那個日本國的皇都，也確是遭受了近於毀滅的災害。我當時還在那裏讀書，這年暑期適巧不曾返國，不免躬逢其盛，其間所見所聞，頗有足述者，茲略記之，以作震災十年紀念云爾。

(一) 世界末日之景象

震災當時的景象，用世界末日幾個字來表現，再沒有確當的了。全東京的住民，都陷入一種深不見底的莫可名狀的恐怖之中。這是九月一日下午，那大地震襲來而後而來的，地震的發動在午刻，東京觀象台的大鐘，正指着十一時五十八分，是在這時震壞了停住的。我正在寓所吃午飯，是拋了碗筷而逃出屋外的，這一陣的震動來得很劇烈，大地鳴動，屋宇傾側，和在輪船上的受巨浪襲擊有些相像。屋內的人大都發出驚喊悲鳴而逃，也有從窗洞口跳出來的，實在像房屋立刻可以坍塌的樣子，一種本能式的逃命動作，誰都不會缺少。

地震在日本並不罕罕，人身上感覺得到的，一年也總有好幾次，所以我只當這不過是一次較為強烈的大震罷了，並不會想到會造成如此大災的。可是這等震勢稍停再走進屋去時，地下又浮動起來，屋的牆壁柱脚瓦頂又響動了，只得往脚，而早一分鐘進去了的人，又嚇到直跳出來。這樣每隔幾分鐘來一次小震，是以前達到的地震所沒有的，我奇怪這次的地震，有些和平常不同。

再有，惹人注意的是救火鐘的亂打，四面望望，也有不見火的煙頭，但鐘聲打了許多時候一直不歇，而救火車也不住飛馳過。這時消息逐漸傳來了，神田大火啊，淺草大火啊，於是我們就想去救火。因為刻刻不住的地震，人都不敢進屋內，街道上便站滿了人，就有若干同學會集在一起了。電氣早已斷了，我們還當因為大火而切斷的，自來水也斷了，我們還沒有工夫想到斷水的原因。

我住的地方在小石川區，是稱為「山之手」的高台地帶，地腳比較堅實，附近也不會坍塌房屋，所以我還不曾預想到這大災禍。沒有電，自然沒有電車，我望神田方面走去，也看不見什麼火頭，不過迎面而來的扶老攜幼背了包裹的避難人，却已絡繹不絕了。也有推着小車的，也有挽着人力車的，大都是茫然不知所適的樣子，只跟定了前面的人走。我走到了水道橋附近，才看見蓬蓬的煙，再走向御茶水橋一面，已經看見有極盛的火勢了。警察在橋上照應，不許閑人過橋，橋那一邊受災

已作為臨時救護所，收容者不少的災民和受傷者。病院裏的病入，也在搶在草地上。

抬頭一望橋南岸的火勢，又看見了警誠的狀態，我便不過橋而折向湯島，轉身向本鄉方面走。這時路上走的避難人已經接成長蛇陣了，大概是身無長物的，說地震了見火起，逃性命要緊，不會拿出什東西，因為火頭很多，恐怕四面圍燒起來給圍住了不能逃。仰頭看看，的確許多黑煙沖天，但聽不出地方來，煙頭裏落下了不曾燒完的紙片，我拾起來看時，聽得人說帝大圖書館燒了。這就是圖書館飛出來向紙灰吧，我加緊腳步望本鄉方面去。

看火燒的人不很多，救火的人也不多，只見窗洞口冒出火來，若干校工學生教師警察在屋子周圍打圈子，水斷了，什麼能救火，眼看見珍貴的圖書化成飛灰，也只好束手無策。我佇立了三三分鐘，也就走開了，這時路上人聲更多了，都是想找一個較為安全的避難地方，而無目的地跟了前面的人亂走。我是出來看看外邊的情形，但得不到什麼結果，只知道火勢很大，避難人成市而已。

人都在街路上，鑊集在電車軌道的兩側，坐着的也有，站着的也有，那是住在附近的人，他們不能安心留在屋內，也不敢靠近牆壁，只好寄居於路的中央。走的人是無目的地走，他們已經喪失了家，喪失了財產職業，更失落了妻女同伴，但有無數境遇相同的大衆，向一條路上行進。人全都掉在恐怖和深淵之中，小孩子也不發一聲哭，大人更沒有高聲的談天，眼睛都是茫然地失了神，全都就心着不要又來一次強震，倒了屋，裂了地，或者竟激起海嘯，海水衝上岸來，或者竟整個東京沉到了水底下去。天色也特別可怕的样子，本來是晴得很好極其青麗的青天，這時太陽光帶了慘白色，天上有一道奇怪的雲，銀灰色又帶些黑光，掛在空中威嚇得人不敢透口大氣。人與人只是相對了看，不發聲說話，看看天，看看地，啊，『真可怕』，也說不出來。

報紙有了號外了，只有半頁的紙面，刊着觸目驚心的大字，東京大火，水電俱斷，到處發生火災，無從灌救。東海道沿線各市鎮全滅，橫濱大火，近海各地有海嘯，鎌倉避難地毀滅，千葉房總各地均受大損害，末了却說因為電信機關也受了災，不得暢通，所以不能詳報，報館附近也有火災，恐難免禍。那麼這災害還在進行之中，要擴張到什麼程度是不知道的。

(二) 火的海

子毋倒來壓殺在下面。我們都拿了一條毛毯在植物園過夜，這地方已經開放為避難人收容所了，這時各廣場以及較大的公共場所，都開放而改為收容難民及一般人露宿之地。

夜裏，沒有了電燈光，由幾條蠟燭的燈籠照着，特別幽靜的樣子，也有幾個樂天的青年還吹着口琴，像特別好聽。警察先生很辛苦，用了燈火不時來巡查，防備有什麼犯法的行為發生。這一夜不知陰歷何日，恰巧有很好的月亮，又有初秋的鳴蟲，植物園的一夜，真有難忘的韻味。更加是滿天通紅的火光，徹夜放着光明，和青白的月光相襯，益加顯得怕人。我私下估計這一夜的火要燒掉多少房屋，而關心着幾個朋友的住所的安危。

次日的一早就想去看火了，很想知道那火災的究竟，我走到上野公園去。從上野公園的高台地遠眺，全部火景都可以看到的。我只看見一條蜿蜒綿長的火線，像龍蛇的在翻騰，向近身處逐漸捲過來。圍繞火線的自然黑煙了，但火的移行仍可看得很清楚，救火的工作好像已經停止了，因為沒有水只得聽任牠延燒，而且火頭實在太多了，東邊救熄了西邊燒過來，救火的好像另作良圖改變方策了。

已經燒過的，看去是一片煙薰過了的焦土，矗立着那些燒不倒的磚牆，在晚日光中很淒涼的樣子。當然是正在燒着的好看，我看見火的移動，窗洞口冒煙出來，又鑽出火來，一下子房屋沉倒下去，而火又躍過了一條街坊。

四面一看，高地上很少火，低地裏全是火，大概所謂『山之手』一帶，地盤比較堅實，受震的損害較少，火也不容易發生了，而那些低地的『下町』，一下子震倒了房屋，免不得發生火災，就此燒得一塌胡塗。下町都是商業地帶，由之手却可以說住宅區，所以這一燒是可以說把工商業全摧毀了的。

這一次燒得範圍很大，的確是燒了三晝夜以上，全東京燒去了三分之二，市中心地段的日本橋，京橋二區也完全燒光，藝妓的新橋，娼妓的淵崎，遊戲場的淺草，貧民窟的深川，本所，都燒得片甲不留。拿上海比較起來，便是從南京路一直燒到曹家渡，又從北四川路燒到楊樹浦，還有城裏連法大馬路連燒去，直到顧家宅公園。總之東京的精華全燒去了，官署衙門燒脫不少，銀行公司全部焚毀，學校就保存帝大，第一高等，和高等師範，但帝大還去了一個圖書館和醫學部的一部分，也許絕了種，但皇宮的四周却還是焦土了。

在火裏燒殺的，若不是有本所的被服廠的大批，可以說很少了。因為火的來勢總較緩，若不是房屋倒下壓入裏面，總有逃命的機會，除非逃到四面有火來的圍燒之地，才無出路。本所的陸軍被服廠那裏，有塊很大的廣場，許多人都逃到那地方

頭，終於被火包圍住了，避難的人數有十萬以上，全部遭了難，災後曾建一祠，以紀念這地方的橫死者。

(二) 武士道的殺人

震災後的第二天，忽然發生了一種謠言，說社會主義者發動革命，說朝鮮人暴動，到處放火併在井水中下毒，在電線柱上有此種警告的揭帖，於是人心又惶惶不可終日了。此種無根的謠言，給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國民造成很好的機會，每一條街坊組織了自警隊，來幫助警察保護人民，並且參加擾亂社會秩序，屠殺無辜。

自警隊的中心是在鄉軍人即退伍兵，任務是巡街守夜，搜查形跡可疑的人，掃除奸黨和「不逞鮮人」，清查這街坊中有無惡人潛伏着。他們的武器是木棍竹刀以及舊日武士佩用的日本刀，也有手槍等類，把守着各街坊的門口，盤詰往來行人，稍有遲疑，難免給頓毒打，萬一朝鮮人，那就生命危險了。當時的警察，勢力十分單薄，一切被此等暴民流氓所劫持，以致良民不敢出門，而街上往來的人，全是此輩臨時武裝武士。

被殺死的朝鮮人，確也不少，雖則事後日本政府當局極力秘密，報紙也不許登載，但據目擊者傳出來的消息，也很可驚駭了。從東京到橫濱的沿途，到處有朝鮮人被捕殺，手段極酷虐，大都斷頭破腹，切去四肢，對於女性，更加慘酷，此種實景，有人攝影保存，友人某曾購到過好幾十張，寄送各國報館，宣佈日人之慘無人道，也有朝鮮人之得此種真憑實據，向全世界申訴的，但至多只贏得幾聲同情而已。

東京市內被殺的人，也非少數，警察方面大概有些知道的，但那時警察的勢力很大，善於利用羣衆的暴民，有恃無恐，爲非作惡，也公然行之，警察是無可如何的。借搜查之名而實行打劫者，頗不乏其人，而受了損害的人却是訴苦無門。那時的確是無政府無秩序的時代，有暴力的便能稱王，畏事的聰敏人都都緊閉了大門，不預外事，於是作惡的人，益加胆大妄爲了。聽說我住居不遠處，也有一家四口的朝鮮人全遭殺害，而平常人不敢多談及的。

待續

廣州通信

吳家盛

國家大事，既然因爲中國外交政策變更，天下太平了，若果你老是嘆息不已，未免太煞風景，一則是在上的大官大府覺得你有「坐獄之喜」而且，二則是：：：：：反正日本到了南京還有五指山作首都呢！等因奉此！所以擇羊城中稀奇古怪的貴國大事談談！

這到天廣州市上突然有登山狂——白雲山(近北郊十餘里)瀰漫了女人腦子裏！
鄭仙誕！我們不必考察鄭仙何許人，更用不着你替他們記載日子，你到了時候，就聽見女人抱着孩子，女孩子扯了女伴兒，按時到任！拜仙！
廣東人之中，有的福氣大的，以拜仙爲更擴大福氣的手腕。沒孩子，找鄭仙要！他就給！沒有丈夫的可求夫！：：：：：你一年到頭，只見什麼什麼誕，：：：：：關帝誕，觀音誕，：：：：：上玄，下元，：：：：：之類；沒有一次不是規模很大的，沒有一次，沒有擠死人的，而且次次是大發財源！：：：：：於是北方之大神小仙必唱然曰：「幸哉身爲廣東之神祇！」

到底是怎麼會子事！——我告訴你，廣東人頂講實際，所以打牌賭博，買鋪票，(註)與及種種類似的玩意兒都幹的很努力很有成績，舉例以言之：「鋪票之組織」
「鋪票」是彩票一種，別看裏頭的公債票漂亮，潛勢力大的很。如下：

全省五連專	十元	每月	三九四七	日開	諸君	投票	任明	十字	便得
廣東	五元	每月	三九四七	日開	諸君	投票	任明	十字	便得
廣東	二元	每月	三九四七	日開	諸君	投票	任明	十字	便得
廣東	一元	每月	三九四七	日開	諸君	投票	任明	十字	便得
廣東	五角	每月	三九四七	日開	諸君	投票	任明	十字	便得
廣東	二角	每月	三九四七	日開	諸君	投票	任明	十字	便得
廣東	一角	每月	三九四七	日開	諸君	投票	任明	十字	便得
廣東	五分	每月	三九四七	日開	諸君	投票	任明	十字	便得
廣東	二分	每月	三九四七	日開	諸君	投票	任明	十字	便得
廣東	一分	每月	三九四七	日開	諸君	投票	任明	十字	便得

那票上有八十個字，你用二毛(五毛的，一元的二元的，：：：：：都有)買了一張，任你點十個字，然後在開彩那一天(逢三，八，五，十開)去對票(因納，廣東人叫雌的爲媪，凡有一對，底本爲媪)：：：：：中了，你就可以富。每天大約有數十萬完美大張，他們能在幾分點中點數百張副本！什麼都快！組織之，真叫日本鬼子叫三叫！：：：：：所以這是「發財主義」之證明；至於其他不必提。你想有了神人發財法，還不鑽迎，自然拜鄭仙可是「打地氣」者多，「打地氣」即由上露宿求神賜子！：：：：：

這一些是說養兒子的念頭在女人心中比自己還要緊！報紙說有一位懷了孕去拜仙，中途小孩子不耐煩出母肚子了，更覺「多多益善」之證明在此！(而我們廣東人的「水造的」似求子更急！因爲可納妾——「打一打」！)

市市頂叫人驚喜欲狂者即「禁煙室」是也。昔總理申遺命，切切要禁煙，而各省各地都公賣起來，非但違背總理，非革命者之所應爲，且把法律當作飯桶了，豈有此外！
如此這般，廣東市可稱得是林則徐先生首先和英國鬼子打架的地方，所以吸煙的簡直沒有，半個也沒有！你只要看全市(尤其河南)只有戒煙室(其中有高等，特高及談話之別)沒有鴉片公賣可知。類如本來不吸的，入了戒煙室則可知吸煙室之苦痛，而且明瞭煙片之害。(所以去的人很多)。吸的癮小，也可以設法子叫癮大過一過，吸的太大癮，你就吸死了在他煙室中，還賞棺材一副煙槍一枝呢！其辦理之善，設備之周，戒煙法之奇妙，皆可爲各地模範！煙界君子大人其亦有以通電贊成，而共襄斯舉乎！「戒煙不斷，是有天理！」

前些天，廣州游泳熱大大風行，一則「游泳可以救國」再則游泳可以美化一點(看女性美)。所以東郊西郊游泳場，「摩登狗兒」(摩登之音譯法)及「摩登洋面」們都沒魂的去：：：：：倒也不在話下！

游泳場之外，咱提一提圖書館可乎？此吾之老本行也。
廣東——廣州罷，大概人人家裏都有圖書館也未知，算來算去——觀音山之仲元圖書館其一也；文德路之省立圖書館二也，市立圖書館三也，最近之中山圖書館四也。我都去過一二次不等。我且把仲元圖書館的偉大處說一說，房子好，地點清靜！：：：：：都很好。而最革命的，是把都達夫矛盾或什麼西線無戰事，和七劍十八俠，彭公案，：：：：：史：：：：：祕：：：：：放在一起，所謂「中西學合璧」之意也！

電影院！不提戲正鬧着不景氣，別的娛樂，——開飯間(飯間非房間也！吃也)上茶樓！對上茶樓是廣州人——不廣東的整個生命之表現！那茶樓上你就明白廣州人之爲廣州人也！要是一天不上茶樓！——早六時至九時，下午十二點至三四點，晚五六點至十二。大開茶鍋，請你喝，自然廣州的喝是小蓋兒碗，一點點喝，沒有大壺作牛飲的，而且非吃點鮮蝦餃，馬栗糕等不可！——就要壞。

茶樓有女伶唱那些公子訂終身的事。猶之乎各地之大鼓唱書，女人是生命之中堅，信然！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 家械譯

「沒有什麼可以多講的。」葉達咬著雪茄沉思。「陸家的醫藥顧問，白隆醫生，大約在半夜辰光打電話到總局來。我恰好回到那邊，我就帶了兩個人去。我發現那兩個女人，正像你所以知道的那樣，都中了鎗，一個已經死了，一個失了知覺。我就打電話給陶來墨法醫，然後觀察那地方。××先生也來了，並且幫助我們；但我們沒有找到更多的證據。那傢伙幹這件事一定是從前門進來的，因為那兒雪地裏另有一行來往的腳印，除了白隆醫生以外。可惜雪已經有些化了不能找到更清晰的痕跡。昨晚十一點鐘左右雪才停止；所以腳印是無疑地屬於那賊的，因為在雪後，除了白隆之外，沒有人往來過。」

「賊有著陸家大門上的一個鑰匙，」范思喃喃自語着。「多奇怪！」

「我不是說他有一個鑰匙，先生，」葉達辯着。「我祇告訴我們所發現的事情。那門或許因為不小心沒有關上；也許有人給他開的。」

「請說下去，偵察長，」麥根請求，給范思一個不要責難的眼錄。

「好的，陶來墨來了之後，觀察了那年輕女人的身體和看了那年輕的傷勢之後，我就問他們合家的上下人——有一個管家，兩個女傭人，和一個廚子。祇有陸吉士和管家是聽見第一次鎗聲，大約在十一點半過一些。但第二鎗把陸太太也驚醒了——他的房間和那小女兒的正相連。其餘的人在這次大禍事中都是睡着的；到我去的時候，吉士才把他們喊醒。我和他們都談過話，但沒有人能知道一些端倪。兩個鐘頭之後，我留着二個人，一在外，一在內，然後我就走了。以後我照常幹我的事，今天早晨杜布到那兒盡力的去找『指模』。陶來墨法醫在解剖屍體，今晚可以得到他的報告。但那一部分毫無絲毫有什麼幫助。她受着從前打鎗的鎗，並且很近——簡直可以斷定鎗口是接觸到身體的。還有那個年輕的，周身都有火藥斑，她的寢衣也給燒了。她是從後面被打的。——這樣差不多全告訴你們的了。」

「你可曾從那位年紀較輕的小姐方面得到一些消息呢？」

「還沒有。她昨晚已失了知覺，今天早上她還很衰弱，不能談話。但白隆醫生說也許下午我們可以去問問她。我們從她

以前。

「這使我想起一件事了，偵察長。」范思本是旁觀地聽着他們的談話，此刻他把兩腿往裏一縮，身子站起了一些。「那位還記得陸家有着一支鎗嗎？」

葉達敏銳地對他一看。

「陸吉士說他有一支老式的三十二號手鎗藏在他房裏的寫字枱抽屜裏。」

「噢，他說過嗎，現在？你看見那手鎗沒有？」

「我曾問他要，但他找不到。他說已經好幾年沒有看見牠了，但或許放在另外的地方。允許我今天把他找出來。」

「不要以為那鎗還有找得到的希望，偵察長。」范思深思地看着麥根。「我方始明了吉士心理上根本的混亂。我覺得總之他是一個魯莽的實利主義者……可憐得很。」

「你以為他遺失了那支鎗，就害怕了嗎？」

「是——或許是那末一回事。不能說。神秘得很。」他換一種懶洋洋的眼光對着偵察長。「可知道那賊用的是什麼樣的鎗呢？」

葉達很窘地苦笑着。

「你記着，范思先生。兩顆子彈我都找到——是從一支三十二號的手鎗放出的，不是一種自動手鎗。但你不要以為——」

「哼，哼，偵察長。我正在找尋更大的光明，如果有人——」

麥根打斷了他們的話。

「我吃過中飯要到陸家去，偵察長。你能同去嗎？」

「當然行的。但現在我要走了。」

「好。」麥根把一匣雪茄送過去。「到兩點鐘來看我……送你兩支烟。」

葉達揀着雪茄，很小心地放到胸前的口袋裏。走到門口，他打了一個哈哈。

「你也得同去，范思先生——去監察着我們可要走錯了路，像他們所說的？」

「總少不了我，」范思說。

第三章
在陸家

陸家的房子很古舊，矗立在五十三街的東端已經有三世了，兩扇凸出的窗，下臨東河的污水。這房子沿河面的長約有二百尺，靠街那一面也如此。鄰近的人家從先時到現在已經變換的了，但商業進步的精神絲毫沒有影響到這古舊的陸宅。在這紛繁複雜的商業場中，這裏是靜穆而合乎理想的住家地方；在陸大白遺囑中，有一條說，這房子在他死後至少二十五年不能改動，算是他和他的承繼者中間的一種紀念。他在世時最後的一種工作是在房子周圍造起一築石圍牆，在五十三街上開一個大鐵門，另有一個後門，給下人們走的，開在五十二街上。

這房子有兩層半高，上面有幾個聳起的尖塔和煙囪。在前面的院子裏，有楓樹和剪齊的常綠樹，散佈着紫陽和丁香花叢；在後面，沿河種着一行垂楊。沿街是一帶高高的山棧籬落；圍牆裏面有稠密的花架掩隱着。在房子的西面是一條瀝青車路通到後面的汽車間——這是陸氏後輩所新造的。

當我們到那完的時候，十一月的陰沉下午，顯示出一種蕭索的氣象，包圍着整個的地方。樹木除了常綠的以外都已凋殘，枝頭點綴着一些積雪。靠牆的那些光禿的花架像掛着的許多黑色骸骨；前面走道上為了方便行走，曾經很急促而不完全地掃除過，地上不整齊地堆着高高的雪。這房子的灰色牆壁簡直同陰沉的天色混成一片；當我們踏上前門的低階沿時，先有一種可怕的寒氣使我感到了。

施德，那管家——一個白髮而滿面皺波的小老頭子——用一種靜默而嚴重的樣子迎接我們（他顯然地因我們的到來而驚駭了）我們被引到那間愁慘的會客室，這間屋子裏窗簾深垂的窗子就是沿河的。幾分鐘之後，陸吉士進來了，兩莽地歡迎着麥根。對於葉達，范思和我祇傲慢地點了一下頭。

「你來得真好，麥根，」他精神上非常緊張地說，坐到椅子的邊緣上拿出香烟嘴來。「我想你一定先要問他們一下。你看先吩咐那一個來？」

「我們此刻還覺得不必要，」麥根說。「第一步，我很願意知道一些關於府上的僕役們的事。儘你所知道的告訴我。」

陸在他的椅子裏有些坐立不安，似乎是無辦法地，所以點上了香烟。

「一共四個人。房子這們大，事情又麻煩，但我們不需要更多的人了。珠麗總管家事，安德照顧着媽。——實行起來，有老施德。他給我們做管家已經三十年了。舊家庭的遺留——像英國小說裏描寫的那樣地——熱誠，忠心，卑微，而頑固。我可以說是一個無用的贅疣。還有兩個女傭人——一個處理房間另一個打雜差，雖是專門侍候女太太們，大半是幹些沒用事。海敏，那年紀大一些的，在我家也十年了。我看她是一個非常誠心的教徒。白東，那另外一個，年紀尚小，非常謹慎



獎

一百元

本刊三個月中，(即九期)每期刊印圖畫一張，如能將每期每張圖畫(共九張)錯誤處，完全指出者當得獎金一百元正。如無完全指出者，則以最相近者得獎。在同時有數人完全指出者，則以獎金平均分配之。

應獎規則

1. 應獎者須將圖畫剪下，在錯誤處註明號數，並說明錯誤理由，再將上刊懸賞印花貼下交郵寄下即可，不貼印花無效。
2. 應獎期本年十一月二十日截止，過期作廢。



給未婚夫的第六封信

良哥：今天我們上了課以後，第一個星期日，同學完全走光了。祇有阿王和我兩個人沒有地方去。她想看電影，我因為英文程度太低，看外國影片感到不多大興趣；中國片阿王又不願意看。我們便一同到和學校附近的一家俄羅斯咖啡館去坐坐，帶了幾本雜誌。

一本『文學』月刊上有一封玲寫的情書，收信的不是誰？阿王說是沈從文。假使我是玲，我決不會寫這樣的情書；假使我是沈從文，我也決不會拿來發表。我不歡喜在這封情書裏所露示給我們看的那個女人！祇要我們有一些理解力，我們便能看見一個有了丈夫，一個柔弱的丈夫，的女人。她沒有勇氣，不，沒有能力，去離開她的丈夫；但是另一個柔弱的男子却又惹動了她的愛憐。假使這男子真是沈從文，那一定不知要慌到什麼田地呢，我們可以在他做的小說裏看出他的性格。(附上『文學』一冊，希望你看了以後，對我說你的意見。)

我們在咖啡館裏坐了有兩個多鐘頭。我們羨慕外國女人的坐相和走相。她們的姿勢裏總似乎蘊藏著許多空氣；中國女人都像是實心的架子，當然我自己也不是例外。

你不要擔心，爲什麼到了上海不久，便這般地注意坐相和走相。我覺得這些都是必需的修養。孔夫子對於人的態度也很注重。一個人無論做什麼事情，第一便是要裝得像個人樣。上海有許多青年男子，對於女人那種虛偽的諂笑，連猴子都比他們高明。我相信祇有上海的

女人才需要上海的男人。

阿王說，我們的坐相尙可以勉強練習，走相簡直沒有辦法。因爲走路不祇是用腳，還要用腿，還要用膀，簡直要用全身體。但是我們的母親，及祖母等，當時那種纏腳的習慣，竟使我們得了上下身脫離關係的遺傳。要我們在短時間中，運用全身來走路是不可能的。

今天在咖啡館裏還看見一個怪物。一個中國女人，她穿的西裝。中國女人穿西裝，總會給我一種印象；好像衣服的模式總是舊的，總好像是穿着她們祖母或是母親在年輕時候穿的衣服。

這一位姊妹也如此。她穿的衣料是湖色的，開領，領圈是白洋紗的，打着荷葉邊，襯上淡棕色的肉，我們的眼睛便夠受了。最奇怪是她把自己的頭髮染成黃色，可憐她的母親沒有找個外國情人。但是眼珠子仍舊黑的。據說有位外國醫生連眼珠子的顏色都可以染，這位姊妹怕是不知知道？還有她那兩條眉毛，連外國人都表示詫異的樣子。遠看倒的確是絕細的彎彎兩筆。近看却慘極了。她把自己的真眉毛完全剃光，上面的是畫出來的，但是真眉毛時時刻刻在生長，於是仔細看時似乎是兩筆淡墨的襯托。她還在眼睛底下塗著黑油，據說這更能誘惑異性。她的胭脂塗在兩頰上，像兩顆太陽。還有嘴唇上血一般的紅。說是外國的妓女，不像。說是粉做的假人，也不像。總之，在暗裏裏碰到了她，不嚇死也得發一個寒熱。

這位姊妹簡直叫我們不敢再向男子抬頭。我們離了咖啡館便回校預備功課，眼睛裏時常有各種的顏色在跳舞，這位姊妹！

在上海，這種女人並不少，我希望你能來；看了以後你當會了解中國外交的方針。

良哥，你爲什麼不到上海來呢？

你的斌

王造時大律師來信

十日談編輯部：

貴部歡迎投稿文中，有云『一種自視爲危險人物，信口惡罵，可以自由言論，代表』又云『是意氣用事，吹毛求疵，觀察不無成見，議論自多牽強』此種評語，加之自由言論聞之不勝惶悚之至。夫今日非『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之日耶？非『明哲保身』之日耶？非舍政治而不談，而『談風月』之日耶？自由言論中人，雖非『君子』，雖非『明哲』，雖不『談風月』，但求生之念，最下等之『亞米巴』亦有，自由言論中人豈敢『自視爲危險人物』，自己打進閣王老子之門去耶？若說時至今日，而可以『信口惡罵』，則論語不必『含淚強笑』，

中報自由談不必『談風月』，而區區自由言論，可以真正『自由』矣！至於『吹毛求疵』，豈又是縮至廿頁，半月一次之自由言論所能勝任？『意氣用事』，只有有槍桿子的朋友能之，你我文人祇有『正襟直書，聽不聽由你』耳。自由言論雖不能爲論語之『含淚強笑』，但可竊比於獨立評論之『正襟直書』，所不同者，自由言論同人作文時，沒有『正襟』，祇有『直書』或在今日人『邦有道』之下，『書』得『太耳』直。若『直書』而爲『成見』，而爲『牽強』，『意氣用事』，而爲『信口惡罵』，而爲『自視爲危險人物』，是否要壓迫我們說假話？弟等不文，恕不能爲文以頌揚當今之盛世。如貴編輯部不欲『加之罪』，『推』入閣王老子之門，請『不偏不倚的態度』，修改給自由言論的判詞。

王造時正襟再拜

九月十九

答王造時先生

拜讀來札，甚覺先生代自由言論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本刊啓事，又有措詞不善，令人誤解之過矣。自由言論之敢於自由敢於言論，誠足令人欽佩令人反省，本刊同人亦時自嘆勿如也。先生亦認自由言論有時不免言之太直過直，夫直則直耳，太直過直，則已非直矣，雖直與不直，原無絕對標準而自由言論之可貴，亦即在此。故自視為危險人物，信口惡罵，吹毛求疵，觀察不無成見云云，實非的評，惟自某一派人觀之，則確有此種感想也。本刊啓事，當代他人說話，即歡迎投稿，要亦勿必作此種口吻，請先生勿加過慮，實為幸甚。凡文章之不守格式者，請勿以常情衡之，歡迎投稿之啓事，是文不對題之文章，請勿介懷。

十日談編輯部啓

編輯室

且說十日一談，來得真快，不覺已經二個月了。觀察過去的成果，勉強可以說上循序漸進四字，差可告慰，一方面也得了許多讀者的擁護，更令編輯部同人益加起奮發之念，希望更能發揮本刊的素志，在這奄奄不振的輿論界中，如中秋之月明，照遍大地。

本月有一事可向讀者告的，想請諸君早已看到新報上的廣告，十日談向品報聲明誤會表示歉意了，廣告全文為「敬啓者十日談第二期短評有朱露青亦將公布捐款一文後段提及品報係屬誤會本刊措辭不善致使品報對邵洵美君提起刑事自訴按雙方均為社會有聲譽之刊物自無互相攻訐之理茲經章士釗江寧平衡諸君詮釋已得品報完全諒解除由品報自行撤回訴訟外特此登報聲明表示歉意」本刊原文如何，怎樣誤解，誰的誤解，讀者均明眼人可不必細說也。

第一次被人誤解，既然如此了局，難免不有第二第三的誤解發生，即本期所，載王造時先生來信，亦屬誤解之一。但本刊文字，一向力求明白曉暢，淺顯易懂，而人們大都因看慣高深文字，習於故作曲折之修詞琢句，因之每每多曲解本刊文字，良可慨也。不過本刊一定仍舊將文字力求顯淺明白，故意之矯揉造作，反有損毀文章內容之處，不可為法。

本刊為社會一般讀者，立心達到人人能感存興味，但也不願墮於迎合庸眾，所以各項稿件之取舍，實發費苦心。現在各界來稿雖多，而合用者甚少，希望投稿諸君，善體此意，多加援助。各地通訊，能述社會風俗之特點，記載事實頗為生動，又能有趣味而不墮入流俗之荒誕神怪者，極所歡迎。以中國地大物博，各地必有其特殊可記之點，加以際此國難年頭，又值農村社會瀕於破產之境，社會事定必極複雜，因之可記述者，必不少也。

各團體各階級層間之生活素描，最能促人反省，此項稿件，如能寫來雜羅清疎，為極良好之讀物，可無疑義，雖日常瑣事，亦未必盡人皆同，故如能將此種關於生活零星之短文惠寄者，本刊十分感謝，因現在需要此項稿件也。即如學校生活，本刊已有向讀者徵求之啓事，但應徵者甚為寥寥，豈學校中竟無可記者耶？想來學校是青年聚集之所，生活力旺盛，必有許多可歌可泣可笑之事，足資狀態的，尚望讀者多多贊助。

本刊注重內容實質，文稿均須言之有物，過於抽象及空洞之理論，為一般人所不解者，本刊不便為之發表。竊思國內各事，大都失於空穴洞洞，缺少實際之努力，因此我們益加要求的確是內容充實之稿，過於浮飾虛落，大可不必。所謂文學式之文章，千篇一律的抒情敘景，很可省略，專一記述事實，而且寫得生動最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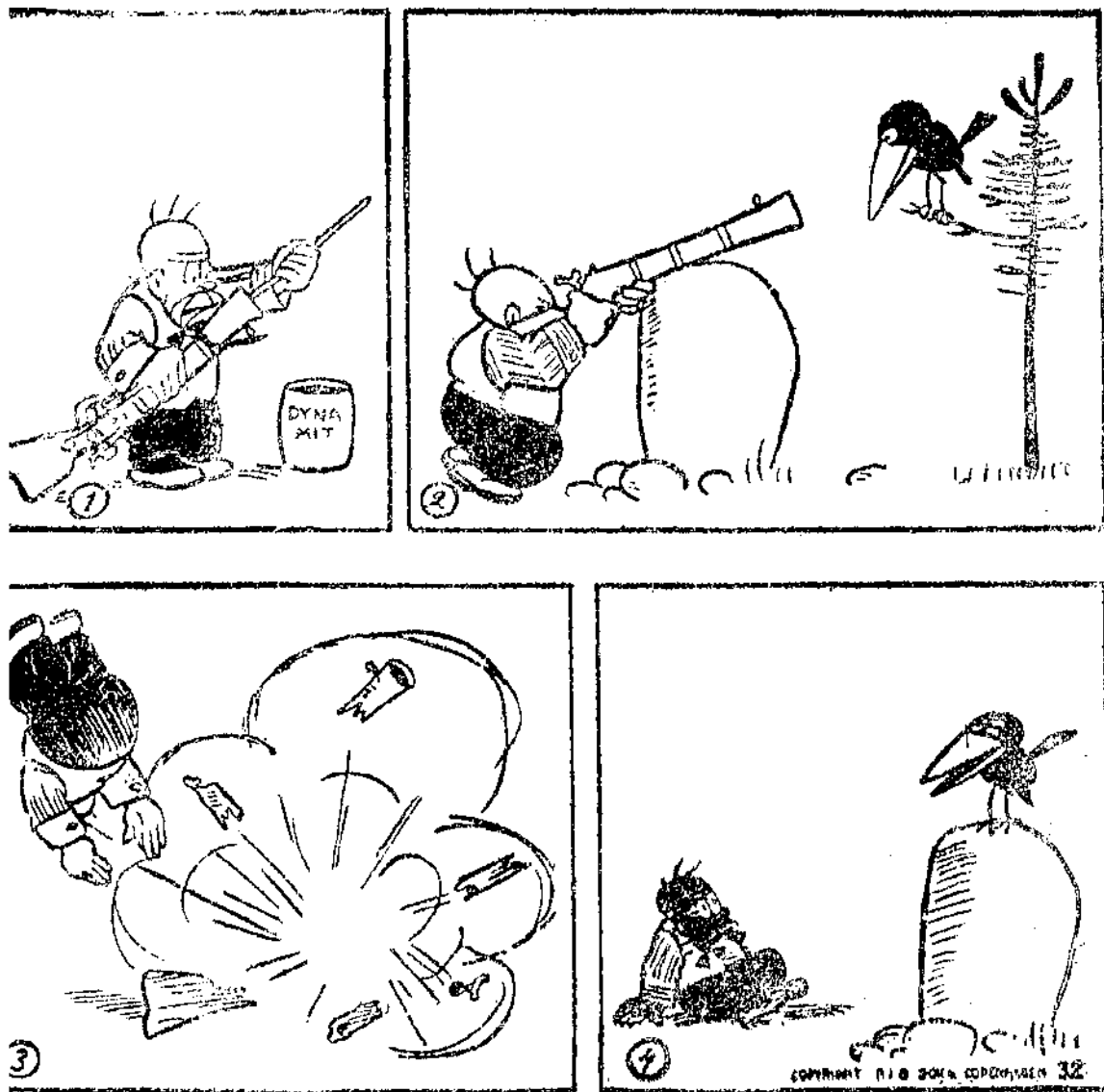
(續自十頁不知所云的崙山歷史)

在未踏進門，看『崙山歷史』的時光，理想中這一張影片：一定是有奇山怪水的，偉大天然背景，點綴着不少特殊風土人情，驚天駭地，我們所見不到的生活狀況。那裏知到這麼一個成績？連異樣的樹木禽獸，都看不見一根一隻。就是那些舞蹈婚儀……因了情節，穿插得情不情，武不武，演員技術的太高明，非但平淡無味，簡直一齣不知所云。

漫 名 畫 作

安 得 生

名 槍 手
(師老之手砲艦有楚)



十日談 歡迎投稿

現在的雜誌界可以分作兩派：一派是消極的，一派是積極的。消極的有兩種，一種是眼着一切沒有救藥，祇得含淚強笑，可以論語代表；一種是聽不聽由你，我則正襟直書，可以獨立評論代表。積極的也有兩種，一種是自視為危險人物，信口惡罵，可以自由言論代表；一種是後面有背景，厚顏亂捧，可以不少三日刊及附刊為代表。消極的我們不管；而積極的則第一種是意氣用事，吹毛求疵；觀察不無成見，議論自多牽強；第二種則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傳聲機性質的，更無價值之可言。十日談不用什麼卑鄙的手段，以刊物作要挾；也沒有什麼高貴的背景，以文字來獻媚。我們的希望是憑我們的經驗與觀察力，以不偏不倚的態度，把一切人心裏的話講出來：本人讀了也許笑不得；旁人讀了當能放心寬懷。天下事說穿了一錢不值，十日談要打倒那種以玄虛居為奇貨的東西。

如有與我們態度相同的，投稿不勝歡迎，略備薄酬，聊表謝忱，此啓。

上海麥克利克路卅號

十日談編輯部

漫畫大觀

葉淺予主編

文壇巨口龍術

章克標著

預約期限九月底截止 出書定十月中 定價大洋壹圓陸角 預約特價大洋壹圓

再版發售預約

本書印行以來，振撼天下，轟動一時，文學界公認爲非常重大之發明，以爲有得諾貝爾科學獎金之資格，祇以初版印數既少，且不售單行本，致失之交臂者望洋興嘆，或來信作不平之鳴，或發言爲冷嘲惡諷，奇文不共欣賞，卒至怨聲載道，冷箭乃同飛蝗急雨，長此以往，不圖挽救，勢必結怨天下，干犯衆怒，其何以堪。茲商得著作人之同意，印行再版一次，以廣流傳，並使善男信女，得以瞻仰頂禮，文學青年，藉資揣摩借運焉。（以上廣告文句希國內各大批評家勿斤斤於遣詞造句上之計較）全書十餘萬言，用中國潔白連史紙精印，分訂上下二冊，極爲珍貴美觀，在此預約期內，特售特價。並爲讀者購買便利起見，已加請現代書局開明書店爲特約代理處，各該店全國各埠分店均可預約，茲特廣告如上。

本書目錄

- 第一章 緒言
- 第二章 實質
- 第三章 生活
- 第四章 社交
- 第五章 著作
- 第六章 出版
- 第七章 宣傳
- 第八章 守成
- 第九章 變遷

成功秘訣 捷徑名揚

寄過如請另加大洋壹角

- 一，人生哲學
 - 二，是非出入
 - 三，至理名言
 - 四，女性之謎
 - 五，丈夫本色
 - 六，兩性瓜葛
 - 七，都市的臟腑
 - 八，時代痛
 - 九，臺上人物
- 每冊實洋二元
外埠加寄費二角國外四角

中國美術刊行社出版

發行代 中國美術刊行社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特約現代理 現代書局

上海 南京 北平 漢口 廣州 香港 汕頭 廈門 福州 煙台 濟南 青島 天津 保定 石家莊 鄭州 開封 徐州 蚌埠 蕪湖 安慶 九江 長沙 衡陽 常德 重慶 成都 西安 蘭州 西寧 昆明 貴陽 柳州 梧州 南寧 海口 香港 澳門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基隆 新竹 嘉義 屏東 花蓮 台東 澎湖 金門 馬祖

新時代

· 刊 · 月 · 半 · 畫 · 圖 ·

中國兩大便宜刊物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聯定的利益

· 介紹十戶 贈閱一份 ·

- 聯定時代與論各一年者概照定價九折計算
- 聯定時代與論各半年者概照定價九五折計算
- 已定時代或論各一年者再定時代或論各一年亦照定價九折計算惟以未滿期者為限
- 已定時代或論各半年者再定時代或論各半年亦照定價九五折計算惟以未滿期者為限
- 一次介紹聯定時代與論各一年之十戶者除折扣照上條外並贈閱介紹者時代與論各一年一份
- 一次介紹聯定時代與論各半年之十戶者除折扣照上條外並贈閱介紹者時代與論各半年一份
- 聯定時代與論各一年者應定單採購本報書籍冊照價八五折優待
- 聯定時代與論各半年者應定單採購本報書籍冊照價九五折優待

定報價目

全年廿四冊 半年十二冊 寄費在內
 國內四元六角 國內二元四角 郵票代洋
 國外七元八角 國外四元 九五折實

論

語

· 刊 月 半

誌雜的默幽一唯

元二內國 冊四廿年全
 元三外國
 元一內國 冊二十年半
 半元外國
 折五九洋代票郵內在費寄



總發行所 中國美術刊行社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 電話二九〇三一號

上海麥克利克路卅號
 上海麥克利克路卅號

十日談旬刊社
 十日談編輯部

· 發行所 ·
 · 編輯者 ·

十日談